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盜賊類

**盜賊橫行** 凡財物所有權之在人者而我取之也，以強力行之者為盜，其得之也曰搶；以詭計行之者為賊，其得之也曰竊。然亦有謂盜為賊者，馬賊是也。亦有謂賊為盜者，盜猶言取也。吾國盜賊多於他國，久為外人所詬病，致謚之曰盜賊國。晚近以來，四海承平，已歷數十年之久，生齒日繁，生計日絀，遂至盜賊橫行，明火執仗之徒，鼠竊狗偷之輩，幾已所在皆是矣。

### 某乙先盜而後賊

淄川有貧民某乙者，殘臘向盡，身無完衣，自念何以卒歲，不敢與妻言，潛操白梃出，伏墓中，冀有孑身而過者，劫其所有。懸望甚苦，渺無人跡，而松風刺骨，不復可耐，意漸絕矣。忽一人偃僕來，心竊喜，持梃遽出，則一叟負囊道左，哀曰：「一身實無長物，家絕食，適於婿家乞得五斗米耳。」乙奪米，復欲褫其絮襖，叟苦哀之。乙憐其老，釋之，負米而歸。妻詰其自來，詭以賭債對，陰念此策良佳也。

次日而復往，無幾時，見一人荷梃來，亦投墓中，蹲踞眺望，意似同道。乙乃逡巡自塚後出，其人驚問誰何，答云：「行道者。」問何不行，曰：「待君耳。」其人失笑，各以意會，並道飢寒之苦。夜既深，無所獵，乙欲歸，其人曰：「子雖作此道，然猶難也。前村有嫁女者，營辦中夜，舉家必疲。從我去，得，當均之。」乙喜，從之。至一門，隔壁聞炊餅聲，知未寢，伏伺之。無何，一人啟關，荷杖出行汲，二人乘間掩入，見燈輝北舍，他屋皆暗黑，聞一媪曰：「大姐，可向東舍一矚，汝奩具悉在櫃，忘扃鑰未也？」聞少女作嬌情聲。二人竊喜，潛趨東舍，暗中摸索，得臥櫃，啟覆，探之，深不見底。其人謂乙曰：「入之。」乙果入，得一裹，轉遞而出。其人問盡矣乎，曰：「盡矣。」又給之曰：「再索之。」乃閉櫃，加鎖而去。乙在內，窘急無計。未幾，燈火亮入，先矚櫃，聞媪曰：「誰已扃矣。」於是母及女上榻，息燭。乙急甚，乃作鼠嚙物聲，女曰：「櫃中有鼠。」媪曰：「勿壞而衣，我疲頓已極，汝宜自覘之。」女振衣起，發扃，啟櫃，乙突出，女驚仆。乙拔關奔去，雖無所得，而竊幸得免。嫁女家被盜，四方流播，或議乙，乙懼，東遁百里，為逆旅主人賃作傭。年餘，浮言稍息，始與妻同居，不執白梃矣。

### 盜賊充斥

光緒時，浙人某觀察被命為駐日本公使，時恭忠親王當國，某樞衣入謁，偶談時事，謂現在盜賊充斥，王不解，後始悟斤字為斤字之訛。翌日，至總理衙門，謂須更換。群詢其故，恭王謂日本為同文之國，某誕妄若此，恐貽笑柄，重為我國之羞也。旋經旁坐者竭力解圍始已。

### 盜有徒為賊

劫盜之中，別有一類曰趕蛋，不為盜於齊民家，而為盜盜之盜。其行盜也，必伺群盜之出發，或襲其巢，或要於路，出百計以劫盜所劫之財。謂為盜，則所獲為贓；謂為非盜，則所為實盜。官無律可引，盜無力可制，皆強黠者為之也。

興化沈慶齡廣文暮年燕居，輒喜問米鹽瑣屑。適家有慶事，賓散，僮僕掩門戶，以燭灼之，懼有野犬留廚下。不料炊草中一物蜷伏，以足蹴之，則起而跪陳，乃一不之叱責，惠以銅錢數千，使之改行為善，以保殘年，老漢叩謝而去。

未幾，老漢以小資本作走販，日積月計，稱小康。門下賊徒纍纍，皆覬覦之，而莫之敢發。有樊川產之劉阿七者，老漢之徒也，夜入老漢室，冀傾其篋。漏三下，老漢臥矣，少頃，忽促其婦起，燃燈檢門戶曰：「今夕當有兒輩來作祟也。」婦怨為鬼見，不得已，索之，絮聒而入。老漢怒，起而親檢之，果大索不得。沈思良久，忽指盛水缸而詈曰：「小孽障必在此。黔驢之技止此耶？速出，毋自斃！」語甫訖，果一人破水出，阿七也。蓋阿七聞老漢睡夢中言，知難苟免，因潛身缸水中，以瓢掩其頂，以蘆管透其氣，冀或避面也。老漢見阿七出，微笑而責之曰：「小孩子膽壯，智略亦高，特與老夫惡作劇，未免班門弄斧矣。今姑與爾約，爾能盜我尺寸縑，當予以百金，否則毋自貽醜也。」阿七惶恐去。未一月，阿七之母攜幼孫哭於老漢之門云：「孽子自得罪後，歸家懷喪，竟於前夜自縊死，乞賞粒米，得延命，誓世世不忘。」老漢疑其詐，密使人往探之，果有薄棺厝破屋中，當惠以米五升，錢一千，俾老幼分攜而去。旋歸，謂其婦曰：「阿七死，我安枕矣。」由是老漢遂不防阿七。

越月，老漢家忽被竊，而賊來無跡，因具訴於縣，便道訪舊同事者助緝。適由阿七家過，問之鄰右云：「今晨阿七攜母歸樊川矣。」老漢頓足大呼曰：「我為阿七賣矣，我為阿七賣矣！」即歸與婦言，裝束赴樊川，訪三月，卒莫見阿七面，是非趕蛋中之聖手耶？

### 上海多盜而少賊

上海多盜而少賊，通衢大道，商店民居，皆群盜臨存之所。盜之多，始於光緒之中葉，而蔓延於宣統時。租界警政尚修，俗所謂巡捕者，巡士也，有時植立於馬路之中，有時巡邏於永巷之內，一二鼠竊狗偷者流，自能見而卻步。若夫盜，則雖非明火，亦皆執仗，成群結伴，攜槍帶刀，巡捕備於其黨之眾、械之利，早已望望然去之。以是益肆無忌憚，出沒自如，而日益橫行矣。推原其故，蓋裁兵逃匪時而集合，時而解散，生計所迫之故也。

### 趁火打劫

有所謂趁火打劫者，臨時之盜也。遇有人家失火，即約一二伴侶，飛奔入內，見物即取，或持之，或負之，或扛之。主人加以訶斥，則曰：「將為汝寄頓於吾家也。」蓋倉猝起意，利人之危而乘之耳。

### 擄人勒贖

擄人勒贖之事，初惟廣東為甚，繼而東三省之馬賊尤而效之，後且及於江、浙。宣統時，上海亦有此風，雖人煙稠密，探捕林立，不顧也。限滿不贖，則被擄者之生命不保矣。

### 擄船勒贖

水盜之猖獗者，當之者財物被奪，固無幸矣，且或擄其船舶以候贖，非予重金不還也。

### 盜有把風

盜之行劫也，必先探其地之富室為誰，既確知其居室之所在，乃始結黨而趨之。慮其家中人之出而呼號，或有兵警往捕也，則以數人守其宅之前後左右，曰把風。

### 土國寶以盜投誠

土國寶者，明太湖盜也，國初歸降，洪文襄公承疇薦授蘇州巡撫。性殘暴，一時縉紳故老，咸被其害。又因抗糧案株連生員數百，盡行斥革。後又交通鄭氏，欲以地叛，為制府文僖公勒吉所知，因盡調其兵馬糧餉赴江寧，露章劾之。國寶偵知，欲逃，城門已閉，乃與其婦同縊死於鐘樓。

### 蘇盜打糧

國初群盜蜂起，太湖有赤腳張三、毛二、沈泮、柏相甫、扒平大王等，盤踞澱山、長白、蕩澄湖，白晝搶劫，名曰打糧。擇縉紳富人及其愛子，擒匿盜穴，勒千金萬金以取贖。愆期不至，有水牢、河泥、糞窖、煙薰眼等刑。且自投刺謁巨室，曰貸餉，不允，則夜必燒劫。貧人獻新者或邀厚賞，故眾多歸之。流毒數十年，始剿滅。

### 老爪掘坎瘞行旅

康熙時，定州有盜號老爪者，其黨大抵皆畿內河北人，佯具行李為商賈或仕宦狀，與行旅之人同行且宿，漸親密，輒誘之於雞

未鳴時起行，別遣徒眾於前途二三里許，掘坎以待。至其地，則皆縊殺而瘞之，不留一人，劫其裝去，無可蹤跡，車夫亦多其黨也。

### 李笠翁盜庫金

康熙時，有李笠翁者，名漁，薄負文采，游京師，名動公卿，其為盜，人不盡知也。有江陰章老人者，嘗述其高祖鎮兗州，曾祖隨宦焉。時滿洲某以帝室懿親撫山東，邀李主章奏。李風流自賞，暇輒挾諸大僚子弟，載酒大明湖，徜徉嘯傲，裘馬翩翩，大率少年選事者。時承平未久，大臣子弟例習武，備干城選，不論將家子矣。予曾祖以總兵子廁於其間，擊劍超距，靡所不為。而李文士也，從容諸人間，時強拉與戲，顛仆之，以為笑樂。李被顛，起或詼諧自調，色不忤，故諸人樂與之遊，絕不覺其有武勇也。一日，謂諸人曰：「歷下風土，諸公子當倦游覽矣。南朝景物，秀絕人寰，廣陵瘡靡麗，為三吳冠，盍買舟作廣陵游乎？」諸公子喜，載數畫舫，聯檣南下，抵廣陵。至則繫舟數月，興闌欲歸，行解維矣，李忽置酒徧拜諸人曰：「漁辱從諸公子游已久，今有急，未識諸公子肯援手乎？」諸人笑扶李起曰：「先生屬尊，何必爾，敢不惟命。」李起曰：「吾頃需金數萬，無所措。」諸人聞數鉅，有難色。須臾，李又曰：「諸公子固不能相假，吾知運司庫金銀無慮千萬，視淺淺者，不啻九千一毫，於國帑無大損，諸公子材武，盍助漁取之？」諸人相顧駭愕，不敢應。李憤，作色脅諸人曰：「諸公子必不相擾，漁能自取之。明晨，捨少金諸公子舟他適，禍嫁諸公子矣。事發，累尊公，禍必不輕。諸公子即能自白，恐不免比匪之罪。能行，必無禍。」諸人不得已，應之。李曰：「信乎？」曰：「信。」李呼舟人曰：「止酒。俟奏凱還，飲至，為諸公子策勳未晚也。」舟人謹應如雷，諸人益驚，乃知舟人皆李黨。李起，取佩刀，指諸公子曰：「此行無爭鬪，不必人人持械，漁操刀為諸公子衛。諸公子速隨漁登。語畢，巨躍如飛，先登岸。諸人隨之，疾趨，登運庫屋，揭瓦斬樑，驅諸人探身下盜金，自操刀踞屋頂瞭望，備有變。既，諸人以次負金出，驅諸人先行而自殿後。抵舟，命舟人揚帆，時酒尚溫也。李酌酒飲諸人曰：「諸公子身下盜庫金，而漁居屋頂瞭望，事發，不必首漁而從諸公子也，諸公子幸好自愛。」諸人默然。歸，乃不敢與李暱，然亦勿敢聲，亦不知其多金果何所用也。

### 盜冒太守名到任

康熙甲辰，池州守郭某領憑赴任，中途被盜劫，眷六十餘皆殲焉，惟妻及幼子得生，盜竟掩為己之妻子矣。既得憑，即揚揚至任，謁上臺。為政精明，人咸愛重之，惟所徵錢糧久不起解。上臺詰之，謂錢糧重事，必親解，不能數往來，俟數足，當齎至，如不信，遣吏按驗可也。按之庫，果纍纍，上臺大喜。

未幾而郭之鄉人有往探郭者，每一人至，則迎入，潛殺之，無得出。其鄉人在家者疑之，郭之妻兄乃往探，至，適守出行，遇之於途，則見輿中人非郭，大駭，即飾為丐狀，詣府署，曰：「吾千里流落至此，府署日需水，願供此以餬口。」迺擔水至內衙，見其妹，妹搖手使勿言。後日再進，則妹已密書一封投之，出視，則知郭已為盜殺，盜三十餘人咸在署，乃密控縣官及上臺。上臺以人多，非可猝擒，聞其人多精算，迺陽謂之曰：「各懸錢糧未明，聞汝署中人多能，可為我分其勞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於是每縣遣二人行，而密告其縣令，各將此二人下之獄。迺以他事召偽守，至即縛之，鞫得實，庫金凡八萬兩，滿十一月即思逸去矣。

### 黠盜取汪山樵玉龜

康熙時，蘇州汪山樵官陝西興平縣，腰際嘗佩一玉龜。玉不甚白，微帶紫紅色，龜目為二黑點所琢成，腹下斑斑數團，作龜甲狀。不甚大，縱一寸三四分，橫可寸許。某日，驗尸至鄉，夜宿民家，夢一衣緋衣者拜手而進，云是張昌宗，此玉龜乃則天皇后寵幸時所賜，嘗命其子死後以此殉葬，乃頭方落，而其子已私質三千金於某平章。如此不肖，使我尋覓至今，今既覓得，原物應歸主人。遂伸臂解山樵腰間玉龜持之，復三拜手而出。及醒，視腰際玉龜，已不翼而飛矣。而相對言語，聲息形狀，猶宛然在目也。山樵至輟食三日，復嗟悼者久之。

或謂山樵曰：「君所夢，非夢，實人也。陝中劍客甚多，為盜者亦不少，惟劫官，不劫民家，劫豪富，不劫小康，君之所遇，其亦此類。假託張昌宗，已露破綻，豈有為鬼而尚戀戀一玉龜，亦豈有自唐歷五代、宋、元、明諸朝，尋覓不得，而乃於七八百年後尋得之理乎？其初進時，履屋瓦如平地，寂無聲息，而不使有一瓦碎，故隨從諸役俱不聞焉。其既進後，用異術使君不知不覺如入夢然。【即今之催眠術。】然後自託古人，盜取君物。不然，君必根究也。」山樵聞之，悵然若失。

### 漳州守為盜

康熙時，福建龍溪縣有富室，屢失珠玉重物，案久不破。官嚴比，捕役患之，邀精幹者數人分途緝捕，且託大戶為邏察之。某夕，漏三下，忽有持燈而來者，衣短黑衣，外罩一藍色袍，過一井，以燈懸之井中，覆以袍。役於暗處躡其後，至高墉下，飛騰而上。未幾，負一小匣出，跡之，從漳州守郡廨後垣躍入。捕飛一刀擊之，不中，擲一磚，中額。捕不敢入，命諸役環守之，天明不出。密白大令，請於晨，將府中胥徒雜役一一點名，有無傷額者。謁守，守辭以疾。令自言稍知岐黃，請入內視脈。不得已，見之，兩手脈無恙，惟以烏紗帕裹額，微有血痕，問之，曰：「頭風。」令大疑，亟白上臺，備述其狀，使兵役圍署搜之，得真贓，招失主認領。撫軍奏聞，上大駭曰：「知府中有若輩乎？」飭會制軍嚴訊，始知其先為積猾，得巨金援例部選也。訊其既為官，何復爾爾，曰：「故智復萌，情不自禁，所謂經營長物無饜足也。」遂從重置法。

### 郁雙蓄靈獮以為助

雍正時，濟南有大盜曰郁雙，積案纍纍，官吏莫能捕。徒黨甚眾，凡在其門下者，盜掠所得，輒自取十之七，而以三獻郁，以是所蓄數十萬矣。某年，為郁七十壽辰，先十日，柬邀其侶至，並言春秋已高，自是不復再作殺人越貨之事，將以飲宴而與諸君別，屆時務須賁臨，苟不如約者，誓與諸君共棄之。江湖後進，既畏郁之威名，而又不肯拂其意，及期，果盈庭濟濟，劍戟相望。筵宴至八十餘席，皆虎頭燕頤之偉丈夫也，循班次列坐。末席則一巨猴，赤面金睛，體高約三四尺，毛色絳黑，醜態悉如人，惟其頂光滑，儼如僧之新剃席者，兩耳無一存，望之若黝洞然。座客咸詫之，相與耳語。樂既作，水陸雜陳。少頃，止樂，郁舉爵而笑，掀髯謂客曰：「狂飲寡歡，不可無下酒物，然吾輩又不欲效文人墨客苦思酒令，無已，其與諸君各述平時武勇及所經歷，有異常勞績能人所不能者，相與各浮一大白以賀，何如？」眾曰：「諾。」乃各依次而敘述焉。

至猴，猴不能語，然頗解人意，目四顧，若有所陳。郁遂指猴示諸客曰：「猴乎，吾之俠友，而又功臣也。在理，吾不能昧其勳烈。今吾已洗手，吾僅有一女，已適人，更無有塵事足擾吾心，今後吾惟攜吾俠友入山耳。俠友曰靈獮，幼年得之於粵東。吾素喜拳棒，嘗從名師遊，凡師之所授，吾過時輒不復記憶。獮在吾身側，慧心敏腕，一見遂領略，而吾轉受業於獮。如是者數年，余稍稍從諸前輩習為剽掠，凡遇富室，重門洞闢，牆檐有高至丈餘者，獮輒窺身而上，疾如飛隼。既入其家，凡窗戶，一一解其鎖鑰，吾輩乃持刀直入。吾間出他郡，一時腰囊既罄，或攜之，賣技於廣場，食宿之資，咸取給於是。人以吾為演猴戲而已，初不疑吾為盜。有時安居旅館，夜深，即遭獮出，獮取黃白。獮不俟吾指揮，破曉歸來，則手握金銀而口銜珠寶，脫口出之，其光芒射人目。獮初不分吾顆粒，吾饋以果酒，則跳躍大樂。既飽，乃與吾抵足而寢，雖寒冬，膩然溫如爐火。由是吾與獮日益親，而余之有俠友，亦為路人所知，遂有捕役日伺吾之蹤跡者。一日，道過保定，吾攜獮行於曠野，北風怒吼，雪花如掌，積尺餘，幸余與獮身驅健偉，然亦幾沒脛骨矣。余撫獮，坐地而大慟。幸同伴已昇牀至，余臥其上，并布二人各扶獮，相與馳入山谷。獮休息旬日，始復常態，余亦漸痊。同伴告余，謂某日雪夜，眾方擁爐圍坐，忽見獮空息而至，狀極倉遽。獮苦不能語，見余輩，惟指手作勢。遂從之行，得見古寺，乃分道刺探，始稍稍聞人傳言，謂捕得巨盜某某，將就戮，計無所施，愁苦終日。後念獮能潛身入獄，於是相約在獄外靜待。余聞而大感，由是與獮益有骨肉之感焉。」

方郁述獮事時，四座咸寂然，及聞獮風雪逃災、黑夜劫獄事，有泣下者。郁亦不覺以手掠鬚，潛然墮淚。獮則連引數觥，婆娑起舞，眾亦爭舉大杯以賀之。

郁又續言曰：「吾適所述，猶人所能為者，未足以盡獮之異績也。不見其頭顱之濯濯乎？此其事更有足使諸君讚歎者。曩時，

聖祖登極，青宮眾多，各懷異志，諸皇子咸蓄有奇人異士。門戶既分，黨爭遂起。某皇子得海外某國貢奇珠一，其貴重罕與倫比，什襲珍藏。布愛姬岫雲者，鐘愛異於他妃，乃以此珠賜之。岫雲因獲此珠，恐有覬覦之者，亦多所防備。其侍女咸解武事。某年，吾同黨人大會於九華山，因議及是珠，謂有人能取之者，當集資為壽，且舉之為魁。顧贊成者雖多，至欲實行人宮，則相與瞠目而視，不敢冒此大險，遂亦一笑而罷。彌彼時亦聞是語，乃乘吾不備，飄然而去。吾大驚訝，謂相處十餘年，仍背吾他適，初不疑其負有盜珠之意也。吾於是鬱鬱成疾，困頃牀席十布餘日。吾同伴及諸弟子率來視吾疾，門限為穿。一日，方共集吾室，乃彌忽破窗直入，然其形狀殊不類平昔，血溢額際，痂厚結如錢。余驟見彌，大喜，病若失，踉蹌下牀，見狀大驚。彌見吾，忽探頰噴出大珠。時日甫西匿，室黑，末及秉燭，而是珠光芒乃鑿人毛髮。諸友咸在，見而駭絕，始悟其被創之由，實為盜珠也。彌不能述盜時情事，吾後從他人得聞之。謂岫雲藏珠之所，雖所親無知之者。彌入宮，乘夜破扉，傾箱倒篋。岫雲大呼，侍婢盡起，爭持刃逐彌，彌遁去。岫雲恐彌為盜珠而來，防範益嚴。慮藏珠之所為彌偵察，乃白皇子，廷俠士入宮，已則抱珠於懷，終夕列炬，眾目共監視此珠，意彌雖狡，當不容獵取。如是者凡七晝夜。是夜，彌忽取一巨爆，從檐角燃之，其聲震瓦。眾知有變，咸出宮偵視，已躍入岫雲之懷，奪珠入手。岫雲驚號，彌又竄出窗外。俠客急飛劍馳逐，彌見白光，知為勁敵，急吞珠入口，且馳且避，而白光盤繞頂際不已。宮有圍，乃不顧污穢，藏其中，白光遽斂。此時露一頂於外，遂被創，乃折而返，出浴於御溝，沿城而行，亦無覺察之者。大功於是告成，而宮人諱言其事，亦不敢大索賊。」

郁言甫畢，諸客咸擊掌稱善，爭視彌，彌意益得。郁又曰：「吾得此珠，終無所用，欲售之，而當世無人肯出巨資者。余乃捨此珠於嵩山白鶴觀，以觀中有塔，巍然高出雲表，遂安此珠於塔頂焉。」

### 茭塘海盜

番禺之茭塘，凡十數村，其村民以盜為業，盜於海，所乘之船曰多槳船，槳有三十六枝者。行劫皆以晝，遙望客舟如黑豆許，則聽之，大如鴨，則必為所迫，至則以鐵鈎拽其船，乃持刀仗往劫。亦有盜船仍被盜劫者。此船一二十人方劫得資貨，又遇盜船三四十人者，輒復為所劫。

### 盜觀李晴山行篋

江郁李晴山，名道南，乾隆朝進士也。某年春，將赴禮部試，苦治裝無具，乃以居屋出鬻，得五十金，為路資，行李狼狽。有從者肩二篋隨於其後，甚重。宿臨淄道中，有盜私伺之，耳語曰：「若者敝甚，非給我乎？視其篋，疑必有藏金也。」晴山聞之，故啟其篋，皆破碎經史，硃圈墨跡，無一完善本。盜相顧，歎息而去。

### 東南海上多盜

嘉慶初，東南海上多盜，曰鳳尾幫，曰水澳幫，曰蔡牽幫，閩盜也。曰箬橫小幫，浙盜也。曰朱漬幫，粵盜也。續出者，有黃葵幫及和尚秋等小盜，則皆閩、粵間人。

### 勒保鋼表被盜

嘉慶時，川督勒保頗贖貨，嘗督師剿川楚教匪，久而無功。其後內調入閣，瀕行，輜重無算。時海禁未開，各國之商舶未至，計時之鐘表罕有輸入。勒有鋼表一，愛之甚，佩諸身。時群盜如毛，途次，忽被盜，臆戶如故，而囊橐半空，並所寶鋼表亦失之，邏卒無一覺者。

勒以失表，大怒，嚴檄地方官勒限破獲。一夜，方伏枕假寐，忽微風掠面，驚起視之，一人作健兒裝，半跪榻前而言曰：「中堂安。」繼而曰：「中堂之物，實某取之。中堂所得皆不義財，某代取之，所以為中堂弭罪孽也。中堂乃復窮究，枉及無辜，將更取中堂之首矣。」遂以表擲之榻，曰：「姑以此物還中堂，餘不可得矣。」言已，一躍上屋而逝。勒大驚，翌日，面諭所司，令不復究。

### 盜善走

姑蘇閭門內有巨室，嘉慶丁巳，中秋之夕，忽有三盜至，皆執凶器，家奴畢集，見其蹲伏屋脊，因鳴金聚眾。三盜驚走，一以腹貼瓦，如蛇之遊，迅速無比，一以手代足，倒身而行，亦甚捷，一則縱身跳躍，簷瓦無聲。時觀者若鯽，鎗棍齊舉，靡得捕其跳躍者，俄仍被脫。越日，則下塘某質肆之銀房，被劫一空矣。

### 搶米為臨時之盜

嘉慶甲子五月，吳郡大雨者幾二十日，田不能蒔秧。六月初一日，鄉民結黨成群，搶奪富家倉粟及衣箱物件之類，九邑同日而起。搶至初六日，凡一千七百五十七案。

### 張保以盜緝盜

閩、浙海盜之與蔡牽同時者有張保，甚猖獗。官軍出征，力竭請降，授官至參將。有擬薦擢總兵以示羈縻者，桐城姚石甫觀察瑩言於大吏曰：「保無尺寸功，窮蹙乞降，官至三品，寬厚至矣。再遷擢，何以服奸宄？不如以海洋緝盜責之，有功則遷擢不為濫，有罪則謫降不為苛。」保卒以此奔走海上而死。

### 張忠武少曾為盜

張忠武公國樑保障蘇浙郡縣，垂七八年，其後以兵餉大權為共事者所掣肘，卒以身殉。

忠武初名嘉祥，廣東高要縣人，美秀而文，恂恂如儒者，然喜任俠，跡弛不羈。年十五，之粵西，從其叔學賈，心弗喜也，日與輕俠惡少年遊。其黨有為土豪所困者，往助之，殺人犯法。官捕之急，遂投某山盜藪。盜魁奇其貌，以女妻之，女嫌其疏賤，不可。盜魁欲拔之為己副，其黨又不可。山中例呼盜魁為老大，其支黨皆為兄弟稱，自二三四五以下，各以才之大小，為次之先後，乃呼忠武為老么。么者，第十也。然每出劫，必倍獲，抗官軍，必告捷，群盜皆驚服。一日，山中糧匱，因往劫越南邊境，名為借糧。越南人驅象陣來禦，盜馬皆奔。忠武使其黨捕鼠數百，明日復戰，擲鼠於地，縱橫跳踉，象見之，皆懼伏不動，遂獲全勝，乃大掠而歸。

頃之，盜魁病死，群盜推忠武為魁。忠武有眾萬人，以兵法部勒之，與之約曰：「凡劫官商，毋得殺人，財貨必留還十之一，俾得為商之資本、官民之旅費。」既而官軍討之，山中倉猝無兵器，忠武使人揭一竹竿，以禦兵器。戰益久，則愈削愈銳，以刺人，無不死且傷，又獲大捷。然兵吏之為所執者，皆禮而遣之，且具書自陳不得已為盜狀，謂苟蒙赦宥，願效死。及粵寇洪秀全起於金田，遣黨招之，拒不往，曰：「吾之為盜，非得已也，豈從叛賊者哉！」向忠武公榮提軍廣西，使紳士朱琦為書招之。忠武約官軍壓其巢，出禦而佯敗，乃悉括山中財物，散遣其黨，使歸為良，而自降於布政使勞崇光軍前，改名國樑。得旨賞千總銜，歸向差遣。由此戰必為士卒先，威名聞天下。蓋忠武年十八而作盜魁，二十八而折節從軍，為國虎臣，三十八而致命遂志，平生大小數十百戰，善於寡擊眾，每出己意，坐作進止，率與古兵法暗合也。

### 盜為蛇所逐

雁蕩有寺，多田，每歲穫已，海盜輒來殺人，劫糧去，以是僧莫敢居。道光初，有僧攜一徒，言自峨嵋山來，居之不疑。盜初以為有術也，繼審為無，復肆劫焉，且刃傷僧足，僧仍不去。寺後有智井，僧無事輒窺之，投食其中。居三年，盜凡五至。一夕，盜又至，掠甫竟，僧蹙口作聲，忽大小蛇騰至，勢若風雨，巨者如楹如棟，小者如臂如指，四面圍繞。盜揮以刃，雖傷數頭，莫之止也。頃刻，周其身如縛。僧笑曰：「知罪否？」盜叩頭乞哀，僧復長嘯，蛇遽釋之。盜踉蹌下山，不敢復至。他日，村人過寺，僧使視智井，蜿蜒者充塞其中，素所畜也，因呼為蛇和尚。於是鳩工庀材，即以寺重修，不一載，頓復舊觀。後之住持者，猶能傳其弄蛇之技也。

### 盜割婢臂

咸豐初，江蘇有進士某選授閩省某縣令，挈眷赴任。一日，舟抵某處，忽盜艇四集，蜂擁登舟，刀光閃爍，人語喧嘩。矚其魁，則一翩翩少年也，貌甚美，揮眾將肆劫。忽問主人為誰，某方悚惕伏膺，噤不敢應。僕從中有膽壯者告之，盜曰：「是某年伯耶？幾驚長者！」戒其侶毋擾，又曰：「既為某年伯，婢中有巧奴者何在？」僕乃指巧奴，盜曳令前，掣其素腕，用利刃割臂肉少許，置掌中，若甚珍重，急出白色藥敷傷處，慰之曰：「毋恐，即愈也。」握肉出艙，致聲盪浪，率眾揚帆去，他物一無所動。某與僕皆不識盜，問巧奴，亦不知。視割處，傷痕漸斂，洵良藥也。相與駭歎久之。終莫得其故。

#### 盜劫御賜貂馬褂

咸豐甲寅十二月，文宗賜曾文正公國藩以御用黃裏貂馬褂，頒到之翌日，有盜以小舟夜劫文正座船，取其褂而去，文正噤不敢言。

#### 昌平女僕通盜

京師某巨室雄於貲，傭一僕婦，為昌平州人，服役有年，性甚黠，主婦頗委任之，凡金帛所藏，悉與知焉。一夜，人定後，有盜六人自屋而下，皆塗面執刃，群僕驚逸，此婦聞聲趨出，為盜所執，以刃擬其頸，曰：「爾主人何在？」曰：「值內班未歸。」盜揮其徒曰：「速縛其主婦來！」婦跪而泣曰：「主母遇我厚，願勿嚇之，我願以身代。」盜曰：「既如此，爾但告我金帛所在。」婦囁嚅不欲言，盜舉刃欲斫之，婦大駭，乃具告焉。盜搜括既已，意猶未足，復以刃脅之，使盡言，婦曰：「金帛盡矣，惟有珠寶首飾在某所。」於是盜又盡取之，笑謂婦曰：「汝言未必盡實，今姑留餘地。」乃呼嘯而去。

盜既去，主母深感此婦，慰謝之。而婦面色如土，不作他語，連呼嚇殺嚇殺而已。比曉，主人歸，知狀，亦慰謝之。然念婦雖為盜所劫，何盡情洩露，當皇遽時，乃纖悉不遺如此乎？且僕婦甚多，何以獨劫此婦，其事似有可疑。而婦自此即云驚悸成疾，越三日，以病重告歸。主人重賞而遣之，密遣幹僕尾之行。婦初臥車中，出齊化門，即自起，遣車反，而別雇一車以行，至昌平州某村止焉。有數人迎門而笑，婦亦笑而入。僕即奔告於官，遣役偕往。時已夜半，奪門而進，則婦方與眾分所盜之物，金帛首飾俱在，縛送官，論如律。

#### 濟寧女傭通盜

江淮間有王某者，以武科起家，官都司，因事削職，隱於鄉，年未及三十也。好馳馬，有馬名雪花驄者，服官時，以千金購之，日行七百里，無汗，頗寶之，雖戚友不借乘。所居在山麓，鄰居絕少，自恃其力，不懼。久之，亦無盜患。一日，有婦來，年四十許，操濟寧音，自言孀居數載，依猶子度日。猶子無賴，時虞凍餒，願留此受傭。王以其舉止大方，不類村嫗，謀於妻，留之。婦不苟言笑，與婢僕尤睦，頗得主婦懼。工針黹，略解書算，王旋令司會計，貨財出入咸知之。

某日黃昏時，門外人聲如沸，王疑有盜，欲出視。婦力阻，謂不宜開門揖盜，待其人而後擊，主客殊形，攻守異勢，盜可擒也。王善其說，遂止。須臾，盜壞門入，王持短檣守寢門。時妻子及婢僕皆匿跡，侍左右者僅婦而已。盜力攻不能破，正相持間，王腰際陡痛，似有人自後襲擊者，不可支，被盜獲。盜縛其手足，橫臥於地。次及婦，婦曰：「我，傭也，縛我何益！主人非吝於與者，釋之，惟子所欲。」盜問王，所答亦如婦言，遂釋縛，令獻其所有。顧腰痛，不可行，盜強之，婦曰：「隨我來，毋苦主人。」盜隨婦入，傾倒筐篋，乘雪花驄呼嘯去。盜既去，婦淚流被面，謂主人受無妄災，扶登榻，為之撫摩。主婦則匿榻下，驚魂甫定也。由是益感婦意。臥旬日，傷愈，婦欲回家視猶子，謂約半月可返，許之。

王既喪駿馬，頗抑鬱，遂如山左訪友，不遇，悵然歸。距家百里，忽大雪，無可投止，忽見林中有村落，繫於籬角之馬，方囓芻，酷似雪花驄，迫視之，果然，乃大疑。及暮，躍茅屋潛窺之，則有暴客六七輩縱橫坐大嚼，所談皆盜馬事。屋隅有婦，似曾相識者，諦視之，傭也。急躍出，星夜馳歸，召其徒，得十餘人，各持器械至其地，破扉入，擒其四。婦則匿灶下，曳之出，俯首無辭。王謂婦曰：「汝能述顛末，不罪汝。」窮詰良久，始吐實。蓋婦實盜媒，擊王腰際者，則豫匿盜於室，攻其無備也。遂送有司，置之法，餘盜徒流有差，而驄已不復如前之神駿矣。

#### 子劫父

咸、同間，粵寇難作，曾文正公在籍辦團練，招募鄉勇，號湘軍。湘人王友雄者，應募從之。家有一妻一子，時友雄年甫二十餘，子僅周歲。既從軍，音書斷絕，妻茹苦含辛，藉十指自給，撫其子。子年漸長，以貧故，無力就學，日惟與諸無賴遊，習與性成，遂流而為盜，有時駕舟湘、沅間，遇孤客，則殺而取其財。母雖知之，弗能禁也。

友雄在軍久，頗著戰功，歷二十餘年，擢都司。然目不識丁，不能執筆，故絕未嘗與家人通音問。某歲將就任蘭州，自念離家三十年，妻子不知存亡，決計回家省視，將挈以赴任。摒擋行李，水陸奔馳。既抵湘，乃雇舟旋里。舟子同夥四人，皆好身手，故舟之馳行甚速。迨夜深，駛至僻處，舟子持刀入艙，乃以刀加友雄頸。友雄跪乞命，僅許全尸，四人共舁之而沉諸河。友雄諳水性，身畔尚有零錢，潛泅登岸，購易新服，沿途訪問，得抵家門。入室，妻已不能相認，為語顛末。妻大喜，問行李安在，語盜劫事，相與嗟歎不已。鄰人聞友雄得官歸，亦來一親顏色。友雄問子何往，妻告以子與無賴游，一出恆數日不返。方絮絮道家常事，無何，有數人扛箱入室，審視，皆已被盜劫之行李也。又一中年男子亦隨之昂然入，即舟中之一人也。妻呼其名，令拜父，男子錯愕不知所為，強拜之，神色倉皇，悚息不安。友雄明知其故，謾言撫慰之。越數日，友雄遍召父老，觴之於祖祠。酒酣，出鎖鑰其子於祠，數其罪，拔刀欲殺之，眾父老為之緩頰，子亦跪乞命。友雄曰：「吾殺賊多矣，豈家中之賊獨可宥乎？吾為社會除一害蠹也。」卒殺之。

#### 浙東有盜藪

明戚繼光嘗云：「浙江台州人悍狡而黠忍，撫之可利，與江蘇豐、沛人相似。」溯古例今，殆猶俄之哥薩克也。然山地生產之人，多可為兵，亦即多可為盜。國初入關時，大嵐碧主名震東南。【大嵐山即四明、天台山脈之內部平坦處。】咸、同間，天台、四明二山脈間，李鏢聚眾數萬，雁蕩、括蒼二山脈間，亦多據山稱主，蓋皆浙東之盜藪也。

#### 夫婦為盜

義烏人恆尚勇，明戚繼光用為傷兵，即義烏人也。有楊固者，號穿山甲，能縮其肢幹，堅如團鐵，手足一縱，當者皆靡，甚有名於江湖間。其族兄官澤澤令，往省之，自河南走定陶。時天已向暮，見一婦人策蹇行，頗緩，固負襆，然健步直出驢前。婦人踞鞍作呻楚聲，固不之顧。又行里許，忽遇七騎，均下拜此婦人，婦人偃蹇不為禮，固始大異。夜宿逆旅，而七騎者及婦人咸在，轟飲甚驩。固閉戶寢，中夜，忽聞庭際有異聲，起自窗隙外窺，則見此婦人者短劍單衣，與一髯丈夫格於庭中。丈夫握長刃，皓如霜雪，而婦人短劍，兔起鶻落，髯之劍乃不能損其毫髮。已而七人皆出，跪庭墀，求止鬪。髯怫然收劍，引馬出店而去。婦人罵曰：「我自適己事，汝何涉者，乃必止我！」固聞之，撝舌不下。

固侵晨起，行道中，見數賈人皆中劍創，似受劫於暴客者。問盜狀，則店中婦人及七騎也。固回憶婦人，則似髯丈夫者為其夫，諫止婦人勿劫行客，因而致鬪。顧不能即此七騎而問，遂怏怏赴荷澤。告其兄，兄曰：「是間群盜如毛，吾烏知此雌雄者為誰！」

#### 曹州之盜有黑店

曹州多盜，不僅出入於鬧市也，且設旅舍以誘行人。同治季年，江右周平甫過其地，薄暮，投逆旅，忽聞叩門聲甚急，亟啟扉，則一美婦人，謂：「此為黑店，盜所設也。室之壁有暗門，夜深必為所算，今入陷阱矣。妾久落於此，店主覬覦妾貌，故相留。妾思遁者數，夜當與君偕行耳。」言畢，即相將而出，盜未知也。

#### 拉疙疸

湖北襄、棗間有盜，捉人勒贖，曰拉疙疸。【疙，禿頭瘡也，本《淮南子》，俗作疙疸。《明史》王疙疸已從俗書。】被其禍

者，或於贖歸後，擇鄉里間愚而肥者，百計恫嚇，誣為盜黨，必獻重賂以脫厄，而所得之資，或豐於所失。被盜，奇禍也，反因為利，人情變怪乃至此。

### 盜為子延師

有黃某者，以課徒為生，歲入脩脯，僅數十金，尚不足養妻子。某歲，歲終散學，諸生以來歲均將習實告，黃唯唯。村去家數里，踽踽獨行，途遇一叟，率然問曰：「先生解館矣，明年有所主否？」黃答曰：「明歲尚未有設帳所也。」叟曰：「有葭草親，欲延師課其子，如不棄，當作曹邱，可乎？」黃方以失館為憂，聞之大悅，即曰：「諾。」黃與叟且語且行，絮絮詢叟居址，叟曰：「至日，老夫當自來，無煩相過也。」旋與黃分道而去。

黃歸，與妻子語所遇，頗欣慰。既度歲，一日，忽聞剝啄聲，啟戶視之，叟也，謂黃曰：「敝戚命迓文旌。」言時，探之袖，出聘金陳於案，曰：「此淺淺，聘儀也。」黃視之，銀百兩，大喜過望。叟請即行，黃立命妻檢行囊，叟止之曰：「無須，已為先生備具矣。」黃乃與叟相將出門。黃居故距河近，叟引黃行，至河干，有舟繫焉，邀黃共登，解纜湍發。約行三晝夜，叟曰：「至矣。」命舟人櫂舟，偕黃登岸。行半里，則曲徑羊腸，樹林蒼翳，似入亂山中。復前里許，恍有廬舍，朱門華屋，浮漚宛然。導黃入門，升堂，左折入一門，行曲徑，似園圃，山石花草竹木，位置井井。中有屋數楹，精潔特甚，叟曰：「是書室也，先生即下榻於是。」

無何，叟入內，引一少年出，向黃拜，曰：「從先生受業者，是子也。」起而旁立，黃視之，貌亦甚佳，珠冠繡服，類貴子弟。略詰年歲，一一具答。少年退，則有僮以酒肴來，陳列滿案。叟肅黃上座，曰：「敬備薄酒，為先生洗塵。主人適他出，歸無定期，改日再當上謁。」言畢，舉盞勸進，酒甚醇厚，肴亦精美。薄暮席散，叟告別，囑僮侍茶水。黃獨坐，頗疲倦，展衾就臥，則衾褥皆溫軟無比。次日，叟引少年來，出書，請先生句讀，視之，則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各一部，又俠義諸書數十冊，固無所謂帖括及詩古文辭者，更何論及經傳。黃訝甚，詰叟，叟曰：「先生毋疑，若曹無志科名，但能識字義，明大理，稍習世事足矣，故無用經傳詩文為也。」叟退，循例授課。自是，書室中除叟時至，與僮供呼喚外，絕無一他人來。而飲食均甚精美，少年甚聰穎，講解輒了悟，黃頗愛之。暇時詢以家世，則祕不告，或問僮，亦以不知道。

黃居久之，主人卒未歸，僅於紙隙簾罅間，髣髴見一偉丈夫，服御擬王者，不知為何許人也。值歲暮，盛筵款黃，叟及少年與焉。乃召優伶，以樂侑食，首演《盜御馬》，扮竇爾東者，奕奕有神，白口道至「排道送天霸」，振衣抖擻，部下健兒，奉命維謹。少年睹此，亦眉飛色舞，鼓掌稱善。叟捧戲單請黃點一齣，黃以座客好觀武劇，乃點《白水灘》以迎合之。有頃，青面虎出幕，狼狽狂呼，手加鎗鐮，少年已有不豫色。至戰敗被俘，少年為之掩泣，且失聲曰：「阿爹休矣。」叟急亂以他語。黃知其異，且畏禍及，劇既終，乃乘間遁。走十餘里，鈴聲漸緊，輕騎飛來，一壯士下馬，稱奉主人命，敬送先生，持一函，啟而視之，書云：「山居簡陋，辱設絳帳，淹留期年，以未謀面為憾。倉卒束裝，不告而去，豈有所開罪耶？方今舉世滔滔，竊國者侯，彼以民物自任者，大都有挾以求，弱者跡類胠篋穿窬，強者直是殺人行劫，先生轉不之怪，而獨視敝廬如針氈何耶？士各有志，不能相強。差幸豚兒受教以來，賴先生講解明晰，於有關實用各書，頗已領會，志氣亦極軒昂，毫無猥瑣態，僕之受賜多矣。敬贖白金五百，藉慰教勤。」下署名心具。黃閱竟，亦不知所云，亟稱謝袖金而返。後復沿舊途覓初地，憶叢箐中有小洞，即前所匍匐而出者，視之，則洞口已塞，新砌泥痕尚歷歷可辨也。

### 竇開山盜婦女

竇開山，乳名爾敦，一曰二東，兄大東，皆獻縣劇盜。能舞鎗，使人對面放鎗，十鎗齊發，爾敦能以鎗鋒抵鎗鋒，俱使反射，十不失一。舞雙刀，尤壓倒儕輩。嘗劫一巨室，官捕之急，偵得其所在，往跡之。爾敦持雙刀閃舞而前，捕卒未見其人，但若有白練一尺，旋行而過，遙望之，隱隱然猶在目，不知其已遠颺數十里外矣。捕卒等視所騎馬二十五匹，其尾尖兵截去尺許，始恍然歎其藝之精，非所敵也。

爾敦每於夜半入人家，持刀直奔寢室，老少婦女，俱遭奸污。其尤麗者，必背負被褥，挾之，越重牆而去。黎明，仍挾之以送至原地。凡被污者不敢言，否則次夜仍越牆挾之去，不復送回，蓋懼惡跡之遠揚也。以故婦女輩凡於夜中見其來，俱呼曰竇師父，則金珠飾物，厚有所餽。爾敦恃其技，橫行阜城、肅寧、交河、吳橋諸縣，官知之不能捕也。

### 茹某劫山西黃氏

茹某，汴人，少習擊刺，輒能離地躍數丈，因有賽時遷之稱。飛簷走壁，取物如探囊，從不破案。聞山西多富室，黃氏與尉遲氏尤著，乃裹糧而往。月餘至黃家，有寨，其外如小城，垣甚峻，堞樓三四，邏者十數。居宅數百間，迴廊曲逕，極富麗。庫有七，高其閤閤。及夜，先登半里許關帝廟之華表柱瞭之，知其大概。次夕，越垣入，庫門有銀堆二十餘，審之，殆各重千斤，白光耀目，即世所稱之沒奈何也。庫中東西置大鐵櫃，高與人齊，長丈餘，寬五尺許，前後門啟不閉，寂無守者，心異之，思遠道而來，不獲珍寶，虛此一行。至第七庫，則西廂有微鼾聲，撥門入，陳設雅潔，有榻，懸紗帳。舉視之，則所臥之女郎驚而覺，啟帳由後下。聞錚錚聲，急奔，女郎尾之。甫至庫門，欲踰出，突有飛叉中肩，創甚，隨叉而倒。女郎曰：「昧死強徒，外庫不少金銀，敢入人閨闈耶！」不得已，乞命，曰：「初次姑宥，再來不赦。」女郎因給以藥，使敷傷處，痛旋止，復踰重垣而出，狼狽回里，遂改業焉。

### 黃金滿有大王之稱

光緒初，台州巨盜黃金滿嘯聚北岸之桐樹坑，專與官軍為難，溫、台間人呼之曰金滿大王。省吏嚴飭溫、台二郡文武合剿，金滿不能拒，遁入海。水師蹤之，金滿乃率其悍黨四十人走樂清灣，迷失道，至雁蕩東外谷之石梁峒止焉。

石梁峒位於謝公嶺之北方，廣三十餘丈，峒口一石，橫亘若懸梁然，因以得名。峒前一徑，通大道，築牆極堅，有一人當關萬夫莫入之概。自餘三面，皆峭壁嵯峨，無去路，能進而不能出，絕地也。金滿既抵石梁，詢之洞中人，始知距樂清、黃巖等處皆甚近，急議遷地，而台、溫標營已得報追至，密圍洞下，逾二日夜。時火器入吾國未久，而金滿所攜之槍，皆毛瑟、利明登之類，極快利。官兵數逾千人，畏其槍械，不敢逼。至第三日拂曉，山多霧，金滿得間，率眾竄出，越謝公嶺，至東內谷碧霄洞早餐，上南坑，向永嘉而遁。將所攜衣物金錢反途散棄，以迷官軍之追襲。及圍軍察覺，金滿離石梁已逾三時矣。

金滿飛行絕跡，來去如風。一日，某守赴聖廟拈香，見大成殿上新懸一額，字大於斗，其署款則黃金滿也。而窗櫺塵封如故，不知其何自來，而何自去也，一城為之大駭。

金滿常年借宿人家，使其徒薰菘香寸許，握之於手，徒黨有倦而思臥者，火灼其膚，以是終夜戒嚴，得不為捕者所算。

浙撫陳士杰辦理金滿一事，遷延不獲，兩奉嚴旨，懼無所出，乃以重賄得調山東。劉秉璋繼其任，又不能獲，乃勉以招撫了結。時盛伯義祭酒豈方官侍讀，劾其將為楊嗣昌，嚴旨督責。劉乃奏覆，願以身保其不反，後為彭剛直公玉麟所撫。癸未冬，調金滿赴廣東，隨營效力，遂官至參將銜守備。

### 遇紅姑娘者十九死

紅姑娘，女盜也，出沒於山東、河南間。周某者，江南人，光緒初，以應禮部試，過河南，投宿彰德境之某旅店，下車而散步。河南地平坦，居民多種麥，時麥苗方盛，一女子提竹筐以行，著淡紅衫，風致翩然。周視久之，尾行三四里，暮矣。女回首問曰：「日暮矣，將往何許？」周漫應之曰：「往劉家莊，迷途矣，敢問。」蓋實無其地也。女曰：「劉家莊耶？問此人可矣。」遽以筐中布裹與之。發視之，人頭也，大驚，不知所措，而女已逝。急擲而遁，則已忘其逆旅之所在。至夜半，不得宿處，匿破屋竟夜。

明日，周遇樵者，問以途，始得返。昨夜所遇，不敢告人，而猶惴惴畏禍。入室，門未啟，行囊已失，怒詰主人，主人曰：

「不可返也。君不聞紅姑娘乎？其劫人財物也，不必破扉。即殺人，亦無敢究，況此區區乎！」周不信，明日，箱篋篋自來，檢物無所失，益一書，書曰：「與汝戲耳。獸書生，劫之可憐。昨夜人頭，去之何許矣？」周閱竟，始信主人言，而知昨所遇即紅姑娘，幸免於禍，竊自喜，亟束裝行。後與人言，或有知紅姑娘者，曰：「君幸矣，遇紅姑娘者，十九死，君獨免，獸之力也。」又曰，紅姓洪，以好著紅衣，人故呼之為紅姑娘。

### 蘭因為女盜

光緒初，陝有女盜曰蘭因，劫財傷人之事時有之。容色豔冶，年十五六，好馳馬郊外，人莫知其為盜也。

### 新嫁娘作盜

溫州女，盜也，幼字鄰村農人子。尋父母相繼卒，育於舅家。年十七，舅又死，農子慮其無依也，迎以歸。嫁之夕，資裝甚盛，女尤婉妙絕人，農子大喜。

及夕，入洞房，農子方近前，將為女緩襦結，女忽障以手，曰：「勿爾，今夕吉期，當聽我得彩乃歸。」自褫外衣，則藏白刃尺有咫，短槍二。農子瞠目不知所為，女笑曰：「子毋然，此後當無憂衣食。身既從子，安有二心，今夕當聽吾去。」農子不敢挽，女一躍如燕，翩然不知所向。久之，農子神稍定，檢奩具，多且華，摩挲久之。夜過午，聞背後有吃吃笑聲，回顧，則女已至前，解背上裝，黃白物纍纍然，農子目為之眩。是夜合歡，猶處子也。女戒勿多言。農子畏其力而戀其美，悉如所教。明日，傳聞百里外有某大戶被劫，盜僅一人，而槍殫其鏢客三，失貴重物尤多。報之官，大索盜，農子固知女所為也。

女間月輒一出。一夕，甫出門，遽奔還，倉皇失色。農子問故，曰：「殆矣，樊七方自後尾我。樊七者，名捕也。吾每出，必過前村驛亭。今日忽有黑影自亭出，吾前亦前，吾返亦返，恆相去十餘丈。吾逃之蘆中，曲折盤回，乃浮水歸，幸彼未覺。非樊七，安能輕捷如此！」

翌日，農子挑菜入城，果聞官自仙居調名捕樊七。農子歸以告，女自是不敢出，日與農子相守。逾月，農子又挑菜入城，忽短衣窄袖者數人，邀入酒肆。坐既定，有黑衣者語農子曰：「汝有罪，知之乎？」農子倉猝無以答，黑衣者微哂曰：「汝婦頃於公堂自承之，猶諱之耶？吾輩受汝婦金，特告汝，速自陳，庶可免也。」農子懼，盡吐實。墨衣人顧旁坐藍衣者曰：「樊七之言不謬也。」復顧農子曰：「吾儕將逮汝婦，汝速為導。」農子驚曰：「天乎！吾婦未被獲耶？」眾曰：「若被獲，則汝亦同罪矣。留汝為導，以脫汝也。」農子方遲疑，黑衣起，將拽以送官。眾人復力為解釋，農子無如何，則先行。諸人者，皆捕夥，受樊七命來者也。至其家，以十數人圍其前後，令三四人從農子入。女方坐階前，妍豔如桃李，農子遽前牽衣大哭。女望見眾人，歎曰：「命也夫！」顧農子曰：「不忍累汝，請行可也。」眾加桎梏焉。女至縣衙前，語吳曰：「孰為樊七？吾欲見之？」眾呼之至，女點首曰：「果豪傑，吾死不枉矣。」樊欣然有得色。女遽噫其氣，有針自口出，直射樊喉，不及避，女笑曰：「今日併命矣，汝猶能自雄否？」讖定，女卒棄市，農子亦緣此破家，痛憤自縊死。

### 王二、李善以盜除盜

劇盜王二，來往山東、河南間。其行劫也，不結伴，不殺人，不劫人於旅店，亦不破人家室而劫財帛，常於路上攫人之所有，然亦無定處。

淮人李善，本農家子，年少多力，從某僧習拳術，因更名為武。時江淮多盜，經商者每邀李與俱，則群盜屏息，李遂以護商為業，十餘年未嘗有所挫。商人某運資往直隸，邀李偕行，遇數盜，李揮之以肱，殊不當意。一日，李受某商託，獨挾黃金數百兩，由京至豫，行四五日。一日傍午，至山坡，忽有一人拱手向武言曰：「請留黃金，然後行。不然，前途頗險也。」李笑曰：「君不知李武乎？李武豈畏盜哉！」其人曰：「若然，則不能怪我矣。」遂以手擊李。李方抵禦，盜以左足加李之腹，李即仆於尋丈外，其人挈金而走，瞬息即渺。李自念失金損名，日圖報復。後知為王二，問之同業者，皆云此人不可犯，遂嗒然自喪，返淮而家居。

越數年，江淮商人具簡相邀，更請護行。李自念江淮熟地，當無有王二其人者，於是復理舊業。某日，護商自鎮至漢，受酬金百兩，獨步歸淮。至潯陽一村，茅屋隱約山凹間。薄暮，寓一店，解銀沽酒。店主曰：「銀毋使人見，盜可畏也。」李笑曰：「李武來往江淮數十年，爾不知耶？」店主曰：「君三年不行此地矣，近有一盜，非他盜可比。」李曰：「盜何名？」店主曰：「王二。」李曰：「王二耶？」遂不言。

黎明，李行，方十餘里，遙見前面山岡立一人，恍惚王也，遂折而斜走。王自後追之。可二十餘里，山角露一佛寺，李急叩寺門投止，倉皇匿鐵佛後。少頃，王亦投焉。王入寺，見寺門已閉，有數千斤鐵板自上垂下，正阻寺門，頗疑之。用力猛舉，而鐵板不動，若別有機械以司之者。周視四壁，皆巨石，堅而滑，高約三丈餘。寺空無人，神龕鐵佛長二丈，頭大如箕。王知此非善處，大呼曰：「匿者迎出，我與爾俱陷死地，不復劫爾矣。」李從佛後出，王曰：「爾非某年在某地被我仆倒者耶？」李曰：「然。」王曰：「君亦未必絕無用者，二人協力，或可出險。」時日光射鐵佛上，見鐵佛左右兩臂，若有階級可登。李拾級而上，以手按佛頭，頭忽動，謂王曰：「在此矣。」去佛頭，中空如洞，下極寬，若房若廳。李與王自佛頭轉鐵梯穿佛腹而下，一僧臥胡牀，見李、王，即起立曰：「二君何來？」王曰：「尋君矣。」僧曰：「甚善。」遂以一拳虛映王面，王閃過，迎之以刀。僧一躍，立數丈外，笑曰：「君豈不能白戰乎？」王亦笑而擲刀直立。僧驟來如疾鷹，以手抉王眼。王低頭，以手加僧腰，李復自左側加以足。僧仆地，作大嘯聲。遙聞人聲嘈雜，李急以刀抉僧首。俄頃僧集，約十餘，皆長鎗短刀，王、李盡力禦之，殺其六七。視各處，婦女甚多，財帛亦頗巨，蓋此僧本一猾盜也。遂散其婦女與其屈服者，各給與財帛之半，王與李分其半。二人自經此險，遂相結，改業為商。

### 豫西刀匪之多

豫西山叢密，宛、洛之交，尤號盜藪。盜之群曰刀匪，其魁稱桿子首，名者以十數。光緒時，洛陽張黑子、汝州董萬川、南陽王八老虎尤標悍。豫中吏治不修，政蔽民困，貧者從盜以為生，富者奉盜以苟存，白晝剽劫，擄人勒贖，固莫敢誰何也。

### 盜誘伶為子

蘇伶集秀班最著名，同時又有集芬班者，譽稍遜，而且之妍麗過之。一日，有人來稱狼山鎮署太夫人慶壽，持五百金聘之往，以舟來迎，晚泊海口，中夜揚帆而去。三晝夜，抵一島，乃盜窟也。島中屋宇相連，有巨第，堂設虎皮座五。令群優演劇三日，擇旦五人，各據其一，餘俱閉之空室，日給兩餐。數月後呼出，擇其曉事識字者分派執管，餘則種地灌園而已。島中貨物山積，幸豬三十餘隻，人給肉四兩。

每朔望，山人均至絕巔廟中叩拜，內塑一像，如道士狀，髯長尺許，架插大刀一柄，云明福王時高傑部下參將也。高被殺，引兵數千人攜餉銀自長江直下，欲於海島覓棲身處，以素精地理，見此山風水絕佳，遂結營其上。義子五人，分作五房。相傳山中不得有一婦女，有則必敗。故如僧道收徒之法，每令其黨扮作客商，採買未十歲之幼童，派與群盜為子，自墾自種，已百餘年。所蓄甚富，從無劫掠之事，而財用不竭。且五人亦安之，不作歸家想矣。其中有姚某，夙在班中彈絃子者，一日，偶步山麓，見海舟遇風泊其下，急登其舟，勸之速行，遂附舟歸。初，班中人之去而不返也，群疑覆舟於海。姚歸，遂向同班中送信，始知為盜所誘，已七年矣。

### 米禾登

湘潭有劇盜曰米禾登者，名甚著，遠近之人多畏之。其實米乃侏儒，力不勝重，且訥於言，其所以坐享大名者，皆徒眾之力耳。米少無依，為人牧牛羊，亡犢，懼責而亡，為盜魁所收。以點詐善謀，頗為眾盜所服。盜魁死，眾擁米繼之，專為畫策，因是而有名。後為官所收，斃於杖。

### 礮船中人為盜

東南礮船弁兵之為盜者，時有所聞，蓋實與盜通同一氣者也，而非所論於安徽之玉溪口。玉溪口嘗泊有礮船二，有某廣文擊眷乘小船，過其地，日暮，泊焉。夜鼓再嚴，管帶礮船之營官乘他船出巡，船中兵勇起意，至小船行劫，持刀登其艙。廣文見盜至，大呼礮船救援，即殺之，並及其一妻、一子、一女、一僕，長年三老均投於水。因斷其纜，使順流而去。及營官回，見鄰舟不在，問之，眾曰：「已解維行矣。」營官驚曰：「黑夜江行，必失事，汝曹胡不阻之？」眾曰：「阻而不聽也。」營官見几有翡翠條脫一事，審視，即鄰舟女子腕上物也，因亦不言。及旦，鼓發，乃告統帶，捕船中兵勇，嚴鞫得實，梟其首於竿。

### 楊某盜人之盜

楊某，逸其名，勇而多智，常遨遊江湖，以操舟為業。某歲赴蘇，中途遇盜舟四，同泊一港。日落後，楊恐為盜劫，思有以懾服之。乃取篙一枝，向盜舟乞火。盜謂竹粗不易燃，楊即以手搓篙，篙破裂若竹絲。群盜見之大駭，即邀之過舟，慇懃款待，詳詢里居姓氏，楊詭對之。翌日，楊問盜何往，盜以劫蘇城外某典肆對，並謂能出奇制勝者，即推為首領。楊微笑曰：「是不難，苟聽吾令，不患不成。惟所劫貨財，我須獨得其半耳。」眾詢其謀，楊具告之，且囑其預備應用各物。群盜聞之，皆鼓掌稱善。

越二日，抵蘇，楊使一盜偽作僕人狀，持名帖，至典肆，詭稱主人赴某省上任，中途遇盜，劫去大皮箱九只，黑者五，黃者四。如有人荷此箱來店質錢者，即請至某處所泊官船，通消息，以便派衛兵捕拿。盜如就擒，當以五百金為主人壽。店主允之。翌日下午，果有負箱求質者，形色與楊所述同。店主乃邀入後室，啟其一箱，評論衣服優劣，故斲其值，不即成交，而暗令夥友通信。未幾，衛兵十餘人身著號衣，奔入肆中，即揮前櫃質物者出，扃其門。肆中人睹此情形，以為必懼盜之免脫，不虞有他也。門既扃，衛兵即出利刃，迫各夥至後室，取箱中之所藏之麻繩敗絮，縛其手，塞其口。蓋負箱至肆者，本盜之同類，箱所貯者，僅一箱為衣服，餘皆繩絮也。縛塞既畢，乃選擇珍重衣飾，分貯之箱，且搜集食品而飽啖焉。及夜闌，始共舁箱歸。計所獲之物，運入楊舟者，有大半。是日風大，晚猶未息也，楊即呼夥友張帆而逸。群盜既覺，亦張帆逐之。甫行十數丈，桅斷帆落，不能行，楊舟則乘風破浪，瞬息已杳。群盜察桅斷處，皆有鋸痕，始悟上岸行劫時，楊陰使船夥鋸之。桅斷處已過半，故張帆後，一受風力，即中斷也。

### 浮梁黑店

長江下游匪徒甚多，晝奪夜劫，時有所聞，陸道則尤多黑店，與山左無異也。江西浮梁縣某鎮，為行人往來孔道，有匪類夫婦二人，設逆旅。一日，有收賬之販豬客投宿焉，衣服雖襤褸，而藏金頗富。某夕，有與豬客素識之販燈草客，亦往投宿，居樓上，豬客在樓下。甫初更，各就寢，惟豬客不寐，乃趨友室告友曰：「余今夜不知何故，常心驚，半夜未能睡。」友曰：「子必厭住樓下，故有此象。如子欲與我更換臥處，亦無不可。」豬客從之。夜未三鼓，店主夫婦持刀入燈草客室，【即豬客所住之室。】猛斫數刀。豬客在樓聞有聲，窺之，戰慄萬狀。天明，逕赴縣控告焉。

### 鄭七遇神駒李天馥

鄭七者，陝西人，以罪流入閩。然雅善捕盜，官中即署籍為吏，鄭亦改行為善，娶婦生子矣。一日野適，見一美少年，曳輕綺之衣，執紈扇，狀若貴公子。時野次有亭，嫗張幔賣茶，鄭乃與少年同坐。少年啜茗，命嫗取盃器，滌其手，然指甲中時落黃土之屑，鄭始大疑。時城中被巨盜，官不得盜，且嚴符勒鄭。鄭懼，故野行襲盜跡。今亭上遇少年，異其跡，則尾逐之行。少年之行飄瞥如風，而已覺有人尾其後，則回顧曰：「足下珍重，更前，且無幸。吾知汝食於縣官，故以得我為利，然吾不易得也。幸歸，夜中固有所報。」鄭竦然反。

及夜，鄭嚴扃其戶，與妻臥，語少年事，忽聞有人踞牀前謝曰：「幸先生惠愛赦我，我必不忘德。」鄭大呼而起，以火四索，戶扃如故，不知盜之所從入。然鄭慧黠無倫，趣其妻起，以物承其榻，令稍高，復息燈臥。未移時，而牀沿有異聲，似匕首插入，牀柱震震然。鄭復大號，奮起燭之，果一匕首銛利如霜，陷入牀沿可徑寸。妻大悚曰：「汝胡知盜之行刺，而故高其牀寢？」鄭曰：「易辨耳。前此之長跽，非謝也。蓋跽按吾榻之尺寸，而刺刀焉，冀弗誤中。今吾榻高，盜但中其沿。然且更來，更來者必有物以懾我。」五更向盡，果有物真於几上，曰：「善視之。」遲明，見几上白金百兩，白刃一，鄭謂妻曰：「汝何取？」妻曰：「取金。」鄭曰：「殆矣。得金而捨刃，謂心知有金，不怖刃也，為仇且更劇。今當捨金藏刃，敬以名紙真瓦上報禮，或無事。」明日，金果失，亦以名紙報鄭，上書「神駒李天馥」也。

### 某二爺擄人

光緒甲午夏秋間，京師兵馬司指揮范某乘車行道中，忽有數人推其御者下，而驅其車速行。某驚問，則曰：「某二爺命相請。」某二爺者，某公爵之子某也。指揮大驚，在車中大呼，無應者。過某街，有一坊官呵問，則對曰：「是某公府所要之人。」坊官不敢詰。良久，至府第，亟擁入，置一室中。某偶見有人過，輒哀其相釋，咸曰：「二爺有命，我等不敢知。」次日，聞窗外人呼曰：「二爺來矣。」果有一人入見，甚謹敬，前致詞曰：「君非湖北人范某乎？緣近以萬壽，我處費無出，欲告借一二十萬，望勿卻。」范大驚曰：「我實兵馬司官，非湖北范某也。且我一窮官，何從辦此巨資？」二爺曰：「我已探確，故敢相延，勿諉。」范曰：「我實非湖北范某，有文書可證。」即從靴中出文書示之。二爺見之，即頓足曰：「誤矣，誤矣。」便起去。范惘惘不知所措，哀府中人求出，皆曰：「二爺僅言誤矣誤矣，無他語，我等不敢擅釋。」翌日，府中人見二爺請示，二爺始曰：「皆庖人誤我，聽之，聽之。」范始得出。時范某之父方將控官，見其出，始止。

### 康八、康九兄弟為盜

光緒中葉，京東有康八、康九者，兄弟之同為盜者也。號召族中無賴子弟，荼毒行旅，且好漁色，有行道婦女之稍具姿首者，率為所污，或更竄取之，使充下陳，久之，則他鬻。

康八，人呼之曰康小八，初為農民，御驟車以載行客，歲饑無所食，又為人報仇殺人，懼法，逸山澤為盜，時變姓名，易服色，出沒京、津間。一日，至津某雜髮店雜髮，雜髮者問曰：「客從何來？」曰：「適來自京。」雜髮者又曰：「客亦聞有康小八乎？此盜虐甚，行旅至重足不敢行，雖捕者四出，不能得，狡哉！」言次，殊忿忿，小八默然。雜髮者曰：「隨我去取資可也。」雜髮者尾之以前行，至一曲巷，出槍向之曰：「爾亦知小八耶？爾觀吾似小八否？」雜髮者覘不能出聲，伏地求恕，小八遽以槍斃之，揚長去。

### 鬍匪

明袁崇煥計殺毛文龍，文龍部下乃散而入海為盜，出沒於遼瀋、登萊間，此即鬍匪之所自始也。厥後，邊將孔有德、耿仲明、祖大壽等，相繼叛明而降於本朝，其部下或有懷田橫五百人之志，不願寄身於降將旗下者，則亦附和為文龍之遺眾，自逃於海。日久，凡亡卒悉加入之，遂成一黨。其始專與官吏為讎，絕不行劫也。後官兵力盛，不能抗，而又以部眾蔓延，未能加以約束也，遂肆劫掠。然亦惟於豪商巨賈行經關內外及直、魯一帶者，擄而勒出巨金以贖之。而所謂響馬諸賊，亦與之聯合焉。有商峻者，故毛氏部將，長其曹，為之部勒其眾，故商氏世為鬍匪，其後裔今猶有譜系可稽也。

鬍匪以有響馬賊之聯合，故一曰馬賊。首領不一，各自為股，股或數人或數十人，多則二三百人，無紀律，剽悍特甚，不相統一，故時有互鬪。其搶掠之道有二。擄人勒贖曰綁票，被綁之家，須探明為何路何股之所為，倩人設法商議贖價，然亦有由其定價勒限以告者。價之高下，視被綁者之身家及其關係。倘逾限不贖，則被綁者必無幸。掠奪牲口曰日販，意蓋謂奪於此而販於他也。遇官兵，則權衡勢力以定抗否，非必拒捕也。倘勢不敵，則四散。遇追急，則沿途奪馬，以易其疲者。騎術極嫻，故捕之者每無如之何。惟為害閭閻而掠不及官。

久之，鬍匪有以股而結為幫者，一幫未平，一幫又起，大有野火春風之概。每幫多則千人，少則數百或數十人。然一幫之中，必有一首領，此首乃眾所推舉，而亦必有驚人之技。如鑽天燕子者，穿山越嶺，步履如飛，日行八百里；黃四癩王者，馬上擊槍百

步之外，擊人左眼，不致移至右眼；而托什套、燕翼子，均能於百步之外，雙槍齊發，百發百中；獨眼龍飛走擊彈，百發百中，故往往聞槍不見人；藍六一手能舉五百斤等類，皆是也。然既已舉定，眾無不聽首領之指揮，而首領亦時時與其部下同甘苦，且時時相見以誠，凡有所得，計人均分，首領固不絲毫多取也。而部下視其首領，其親愛且甚於父母。首領有難，部下不論何人，皆能捨性命以拯救，而首領之視部下亦如之。

或曰，鬍匪行劫時，以紅色塗鬚鬢，故又名紅鬍子。

或曰，鬍匪用火鎗，率以紅纓塞鎗之口徑，及用時，拔其纓，啣諸口，遠望似鬍，故名。

每歲之秋，高粱未割，長與人齊，輒連亙十餘里，鬍匪之黠而乏技勇者，每用之以藏身，出則掠奪行旅，謂為青紗幃。意在藏於內，可望人，而人不能見，如人之藏於青紗幃內者然。

鬍匪之行劫也，既劫財，又劫色，甚而置人於死。稍與抗，即施以種種之酷刑，熾火於鑪，捺人坐其上，謂之坐火車；或以鐵線入火中，俟紅，偏烙人身，謂之燈草絨背心。

長春之鬍匪最多，其出劫也，嘗短衣匹馬，背鎗囊彈，見人蹤跡，即於距離數里之遠，高聲互喝報字。報字者，各有幫，每用一字或用一特別名詞，惟彼黨所知者，自為識別，以便此黨與彼黨遇，藉以通聲氣也。果彼此皆為鬍匪，莫不速報字號。苟不知所以報，若為官兵，則互相轟擊；若為旅客，則直前行劫矣。至其同類談話，輒用隱語，殊離奇不可解。如官兵曰花鴿子，喫飯曰朝的，軍官曰官兔子，中彈曰貼金，富人曰大糧戶，拷問曰聽秧子，殺人曰扯了人，窩巢曰大當鋪裏，擄人勒贖曰綁票，手鎗曰腰逼子，刀曰口鋒子，頭目曰當家福之類是也。

鬍匪被官擒獲，沒收其所掠有，曰賊產，除粟麥外，牲畜為多。有籍沒一家，而牲畜多至四五百口者。獲後，官申報賊產，於牲畜一項，必多報一二，以侈其功。數日後，乃報倒斃，陸續申報，至案結變價，則向獲牲畜四五百口者，僅存一二成耳。所謂倒斃者，實已全售得價，飽私囊矣。

東三省之鬍匪，昔之為害猶淺，至光緒甲辰日俄戰役以後，東三省乃始成為鬍匪世界。推其原始，實以軍械精良之故。軍械之精良，則基於日俄戰役。蓋是役也，俄兵多棄械，滿地槍彈，乃不需代價而得利器，故日俄戰役實釀奉天之盜源，且當日鬍匪嘗為日軍所利用，藉以禦俄也。

#### 黃四癩王

大連鬍匪之首領曰黃四癩王，安東人，自稱明總兵黃得功之裔。天命時，太祖信降將劉某言，捕得功，其五世祖亡命至安東，因聚族以居。黃軀幹魁梧，豐頤廣耳，目炯炯有光。然出則必偽飾老態，若臃腫不任事者。及馳馬控弦，雖壯夫莫之能及，不知者疑其人有特質，實則其年不踰知命，雖伉勇亦未足奇也。體素癩，搔之，則痂痂紛落，故曰癩王，又自稱為大刀王五之徒。

#### 陶什陶橫行於奉天

陶什陶亦鬍匪，東三省緝捕公文作托什套，簡稱則曰套匪，為車臣汗旗人，系出貴族，曾襲蔭台吉。光緒庚子亂後，始出沒於奉天之西蒙境，驍勇慍悍，稱雄於洮、遼一帶。其左右雖僅六十人，顧皆勇悍善鬪，耐勞苦，騎而行，日或五六百里，晝夜不休。馬困路，則路劫易乘，終不進食。怯懦者往投，鮮所延納，即往，亦弗受也。於是此六十人者，躍馬縱橫，遂號稱無敵矣。

#### 唐殿榮專劫俄人

唐殿榮，山東人。光緒中葉，流轉關外，充哨官，以事罹法網，乃遁入三姓為金匪。金匪者，盜也，亦即鬍匪也。所踞金溝，距三姓城尚百餘里，自溝口距其所居地又六十里，深山窮谷，向絕人跡，唐乃屬聚亡命，達三萬人。

唐善槍法，以兵法部勒其眾，乏糧械子藥，輒越界大掠俄屯，蹤跡飄忽，俄人無如何也。唐常孑身赴中東鐵路某小站，站有俄兵五十，為野外射擊，唐伏草間伺之。俄兵方持槍俯首，唐自後遽發槍，俄兵應聲仆。餘兵以為誤發槍機，致傷己身也。一兵續持槍進，仆如前。凡仆四兵，俄兵始大呼有盜。窮搜草間，唐兩手方挾四槍，四槍連發，俄兵四人仆。方搶攘間，唐已移其蹲伏地，轟然一聲，又一兵應聲倒，唐乃移其蹲伏地如前。如是者凡七八次，餘兵僅數人，乃狂竄。唐自草間出，檢槍枝，捆載而去。

唐之羽眾，不擾商民，溝商交易悉如常。一日，某商送糧赴溝，中途被劫，商往懇於唐。唐乃集其眾，得二人，即劫糧者，唐謂之曰：「劫糧事小，萬一以此而商民裹足，遮斷交通，吾數萬同仇之士，性命休矣，此則不能曲恕者。」命人押送出溝。既出溝，押者植立，遙指前途曰：「汝二人行至所指處，即為汝界，吾任汝行矣。」二人欣然前行，方及所指處，雙槍並發，二人仆。

庚子拳亂起，東省號稱仇外，俄人亟欲得之。將軍某遣使招撫，唐乃盡率三萬眾赴省投誠，駐蓮花泡。長即命唐編其眾為營，以唐為統領，而令唐舉二人以自輔。有劉彈子者，唐之義子也，請於唐，願得為分統，唐曰：「汝何可哉！吾已屬之十四閩王矣。」十四閩王者，亦唐黨，蓋在溝時綽號也。劉大怒，屢欲尋閩王起釁。唐曰：「今朝廷待吾等厚，宜自勵，為國殺賊，豈可自相屠戮如草澤時耶！」即授劉為營官。又慮其未必能無事也，則借事遣之外出，劉快快領隊行。明晨，忽回至唐帳下。時唐臥未起，劉排闥入其外室。俄而唐起，劉奉匪入，唐唱曰：「汝未行耶？」曰：「固也，吾有事奉白。」唐曰：「休矣，勿復言，此決辦不到者。」劉曰：「果耶？」立拔刀斫唐，深入數寸。帳下健兒聞聲至，繫劉，唐曰：「勿爾，此吾過也。」揮劉曰：「速走！」因走筆上將軍書，言「劉固忠於吾，此次之變，咎在吾激之太過，彼實無罪，乞宥其一死」云云。逾一日遂死。劉後亡命為渠魁，而閩王在省垣，俄人忌之甚，卒由俄廓米窪爾招飲，伏兵擒之，繫送海參崴。

#### 棒客

棒客，盜也。棒客之在蜀，幾如鬍匪之在東三省，刀匪之在陝、甘也。平日專以劫掠為事，擄人勒贖，乃其慣技。所在州縣，若有中資以上之人家，不有所獻，必難安居，然猶不若鬍匪之凶殘也。

#### 虬髯客經手無所失

武昌某傭於四川，積得五十四，垂老思歸，念孤身不能挾重資，乃裹入破絮，為丐者狀。至重慶，過一酒肆，有七八人，衣冠俊偉，據上坐豪飲。某往乞，坐中人不之顧。久之，聲益哀，一少而俊者略顧而笑曰：「得五十金，尚不足耶？何乞為！」某大驚，遂長跪。四座皆驚，顧而笑，一長髯者指某曰：「將汝絮裹來！」某自度不能隱，遂與之。髯者解其繩繫而重為結束，縱橫十數結訖，擲之，曰：「汝第去，無動此結，此物終為汝有矣。」謝而出。

某至石門，有兩人迎而笑曰：「元寶來矣。」某大驚。兩人將奪之，睨其絮裏，久之，撫其背曰：「與汝戲也，汝行矣！」某重覆以敝衣。至巴陵境，有一人隨之行，或前或後。某小憩，其人持其裏，將奪之，去敝衣，忽罵曰：「累乃公一日！」某請其故，曰：「汝識某髯，髯所經手，雖萬里無失也。但汝不宜以敝衣覆之，令人不見結耳。」某大驚，去其衣，露裏而行。至家，五十金無一缺者。

#### 沈坦若遇虬髯

吳人沈坦若，精操縵彈棋之技，挾技以遊楚。經道土汙，失舟，僅以身免，小泊沙際，信步至山椒一寺，見有虬髯岸幘者，從數人，散步於堂。詢沈鄉貫，告以吳門。問何所之，因言挾技至此，為陽侯所苦，俟易舟前進耳。虬髯者曰：「君有此妙技，能從我游乎？」沈許之。即邀登大艦，揚帆而上。行數日，至大澤中，渺無際岸，有數百艘來迎，入巨室，館於客舍，供張甚麗，左右使令，三尺童子外，皆美嫗也。日相對手談，沈亦高妙，互有勝負。間談文史，沈亦淹貫，未能屈也。如是者三月。一日，置酒相款，贈以詩曰：「不羨扶餘老此身，漫從江海寄修鱗。知交若問行藏處，莫道虬髯是主人。」並出千金為贈，曰：「請從此別，我亦從此逝矣。」即命艇送至漢口。

#### 盜有法水

秦有估客，負販遠行，過荒祠而息。渴甚，見神龕側有杯水，交二箸其上，即一舉盡上，投箸覆杯，復前行。至一村，叩門投



宿，具晚餐，與主人對食。食方半，忽有一衣服襤褸髮蓬蓬若囚人者，自外人，即立主人側，主人不顧。須臾餐畢，主人入，其人亦隨入。已，主人復出，從客談，客因從容問項所見為何許人，主人曰：「無之。」客因以告，曰：「此無乃鬼耶？不然，當為盜。」主人請搜索之。客久於行旅，善武技，恆以一鐵尺自隨。於是主客秉燭入內，搜索至牀側，客指曰：「在是矣。」主人視之，不見。其人忽縱起揮拳，毆主人仆地，趨欲出，客急追之。其人方拔關，客以鐵尺擊之，傷其肩。主人已蹶起，見客手鐵尺，揮舞力鬪，隱約有物，主人頓悟，舉糞穢沃之，其人立現，然猛甚，主客合搏之。主人有妻有二子，一時併出，乃就縛。詢其人何所來，來何為，則閉口不言。

村人聞其事，乃麤集，搜其身，得金珠銀幣甚多。眾惡其不承，痛撻之。其人顧客冷笑曰：「今日吾死，固當，然汝竊飲吾法水，吾死，汝能得幾日活耶？」檢其物，率皆近村人所失者；視其身，墨印為滿，隱隱滲入膚裏。前數日，村中有少婦獨宿，為強暴所污，且席捲室中以去，婦羞憤自縊。村人疑所為，訊之，終不承。或以蜈蚣齧其臍，乃承，果所為也。詰墨印，曰：「宿婦人，以此為紀念者。」數之，得七十三。村人怒，積薪焚之。將舉火，客忽呼腹痛，宛轉欲絕。眾知其所為，一老者曰：「速焚之，令彼死，術當自解。」焚之，且灌以油，須臾成燼。客痛暈於地，已，復醒。村人有知醫者，服以藥，下血升餘，始無恙。

### 盜匿藩署

周子迪方伯有親信家人某，劇盜也，日侍左右，雖劫案纍纍，縣中捕役咸束手。漸有指其為盜者，周亦微有所聞，察之甚嚴，然久而無據，遂寢之。一日，周方宴客，回顧忽不見某。少選某入，則面無人色，詰之，但張口不語。正駭異間，忽一吏倉皇入，密白捕役何某挈多人來，言盜匿署中，請容其一入搜，允之。何入，見某在階墀，向前拽之。某出刀相禦，鬪於庭，格格有聲。未幾，某就擒，積案數十起，同日為之一清。蓋縣境所有劫案，皆某一人所為，恆於夜深乘周熟睡，縫城而出，合署內外弗之覺也，何初亦巨盜，故某之蹤跡獨知之。

### 兩粵盜風之熾

兩粵盜風之熾，甲於通國，俗有男子三十不成事業便當落草之諺。落草者，為盜也。蓋粵人嗜利，而具冒險性質，見有利，輒趨之。凡可以致富救貧者，雖陷罪致死，不之顧。得金，則揮之如土。既罄，無他術以謀生，即為盜矣。

粵人貧富之不均，甚於他省，富者極富，而貧者極貧。貧人既無生計，饑寒亦死，為盜而為官所捕亦死，等是一死，而饑寒重迫，必死無疑，為盜雖犯法，然未必為盜者人人盡為官所捕，即捕，亦不過一死。是不為盜則死在目前，且必無幸免之理，而為盜則非特目前不死，且可以僥倖不死。既若此，是亦何樂而不為盜也。粵人為盜者之心理蓋如此。

粵人之防盜也，法至周密。巨室院中，皆有鐵網，以防盜之由屋而下。牆垣至厚，均以淨磚砌成，攻之不易。若典肆，則高其四周之垣墉，遙望之，直與城垣無異。四角有瞭樓，更夫守之。有警，則鳴鑼以告。且有招募之勇士，持械守衛，日夕如臨大敵焉。

### 粵盜之借路

廣州城市中，商店人家，每於夜深聞有言笑步履聲，如驚呼之，則厲聲答曰：「吾輩借路，干卿何事？」居民亦無如之何。防之之法，既於天井網以鐵絲，復砌屋瓦成階級形，屋與屋之斷續處，貫以木橋，蓋以便擊柝者之夜行巡邏也。光緒壬辰夏，汪仲虞太守大鈞需次羊城，方在書齋判牘，忽聞屋瓦作響，大驚而呼，則一石破鐵網而下，毀玻璃窗，旋亦寂然。

### 飛天蜘蛛

光緒時，粵有劇盜名飛天蜘蛛者。其為盜也，不合群，不持械，隻身入巨室，飛牆越壁如平地，人因名之曰飛天蜘蛛。

### 粵盜之收水打單

粵盜術至多，於明火執仗而外，有所謂收水打單者。收水者，歲向商店收取例規也。打單者，蓋選擇居民或商店之素稱殷實者，以紅紙作書一函，內開某某向某某暫借銀若干兩，限於三日或五日內送至某處，屆時自有人在彼照收，不得遲誤等語。其所索之銀，少則數百，多或數萬。膽怯者得其書，不敢報官，如數輩而往。盜則遣其黨於所約之地收之，且給收據以示信。膽大者即報之官，派兵至所約交銀之處，捕其同黨，則盜魁已得他人警告，黨羽亦隱匿無蹤，窮搜不獲，其捕得者蓋百無一二也。事後，盜魁必出其全力，以仇報告之人，其幸而獲免，不受其荼毒者，百中僅一二也。故粵人既得打單，不敢告官者居多數。惟打單之具名者，必為著名盜魁，如陸蘭清者，乃有打單之資格，否則不特他人受者置之不理，即同黨中人亦將與之大鬪，甚至處以死刑，以為私自打單也。

蘭清本文人，小試不售，無以為生，遂憤而為盜。二十年間，一躍而為群盜之首領。雖殺人如草，然不妄殺，慷慨好施與，凡貧而無告者，必周之。故官中欲捕蘭清，賞格至鉅萬，而終不獲。蓋貧人甚德蘭清，惟恐其不至。官軍嚴捕之時，鄉人爭匿蘭清，輾轉相隱。所司雖奉嚴檄，必欲得蘭清，而終無如何也。

### 盜許保護佛山

光緒某年九月杪，佛山有迎神會七日。先期有本地流民串通劫盜搶劫鎮市之謠，鎮人大恐。一夜，忽街市徧貼傳贊開告白，謂佛山為商賈薈萃之區，乃軍餉從出之所，該處出會，不特不許手下人騷擾，並當力為保護云云，閭鎮人心始安。自始至終，不特無搶劫之事，且翦絕失竊亦均無之。

### 粵盜打單於譚文卿

光緒朝，粵督譚文卿制軍鍾麟蒞粵有年，以予告歸，方受代而即行，人咸異之。蓋傳贊開前曾向之打單，索銀十萬，及聞譚有去任消息，復致函去：「汝既去官，吾不索汝銀。惟去任後，須限五日出境，否則繳銀五萬。如不繳銀，須得汝頭。」故行速也。

### 粵盜向某鎮軍打單

粵中有某鎮軍者，一日得盜書，欲借銀二萬兩，約日往取。鎮軍特調親兵小隊駐署側，嚴為之備。至期，署前兵衛嚴密，忽一達官乘綠呢轎，戈什哈數人前導至，言有要事來謁。聞者甫持帖入，則轎已入大門，客叱戈什哈閉門，署前人錯愕不敢詰問。入二門，亦如之。客遂下輿，入花廳。鎮軍肅衣冠出見，客即執其手，問曰：「二萬金備齊否？」鎮軍驚應曰：「已取之，未至也。」客曰：「無妨，可即書一票，由銀號兌付可也。」鎮軍不敢違，書與之。客使其從者偕至銀號照驗，歸報客。客因起謝，且告別，因曳鎮軍曰：「汝須送我一程。」遂攜至江岸，始釋鎮軍登船去。

### 粵盜縛主人而要之送

粵盜以白晝劫掠為常，結黨成群，橫行無忌。然亦有用詭計者，每劫人家，輒三兩人，皆衣長衫，手執扇，持名刺叩門報謁。婢僕甫啟門，盜入，即以手槍擬之，而為之閉門，悉縛其家中人置一室，分入各屋，徧括細軟納之身，乃釋主人縛，且稱謝曰：「承惠既多，君宜相送。」行數十步，乃縱主人婦。旁人見其揖讓從容，方謂賢主嘉賓，異常款洽，而不知其為暴客也。

### 九龍山之盜

閩有九龍山，亦素稱盜藪，然不為近地之患，似一方之雄耳。有自其中出者，謂儼然一國也。世界之所有，無不具備，槍礮尤精美，物產豐饒，製造工巧，男多業農，女多業織，故終歲溫飽，可不外求。據云，二百餘年前，已嘯聚於此。若以年代考之，或即明末遺民，以山作桃源也。

### 吳川多海盜

廣東有吳川縣，屬高州，地濱海，其南曰廣州灣，越南之役，租借於法。其地海港紛歧，海水直薄縣城外，登高一望，汪洋無際，而海聲澎湃，昕夕震人耳。有時夜半，海水忽發巨嘯，如龍吟聲，聞者心頓壯。故生其地者，咸富於冒險之性，往往孤身乘破船，破浪而行，顛播風濤中，夷然無懼色。而為海濱生業者，又往往隨身入海底石窟中，數晝夜不起以為常。是以其地多盜，彪悍

善搏，挾利刃，其行如風。

#### 焦四以盜墓致富

廣州劇盜焦四，駐防也，常於白雲山旁近，以盜墓為業。其徒數十人，有聽雨、聽風、聽雷、觀草色、泥痕等術，百不一失。一日，出北郊，時方卓午，雷電交作，焦囑眾人分投四方以察之，謂雖疾雷電，暴風雨，不得稍卻，有所聞見，默記以告。焦乃屹立於嶺巔雷雨之中。少頃，雨霽，東方一人歸，謂大雷時，隱隱覺腳下浮動，似聞地下有聲相應者，焦喜曰：「得之矣。」

翌晨，焦召集其徒，建篷廠於其地，日夜興工，力掘之。每深一尺，必細辨其土質。及掘至丈餘，陡聞崩裂聲，白煙一縷，自穴口噴出，約炊許而盡。焦乃選有膽勇者數人，使手炬，坐竹筐，懸長繩以下。謂若有不虞，當振鈴為號，以待救援。約盡五丈餘繩，筐頓止。逾時，有鈴聲，引下穴諸人以上，述所見。或謂穴底有數大殿，或謂中藏十餘柩，或謂正中一棺面列銅人，高可數尺，焦悉領之。入夜，焦乃選十餘人，令持炬下穴，則見穴有三殿，中殿金棺，列銅人數具，貌猙獰，前為饗殿，鼎彝具備，後殿殘破，有柩十數，蓋當時殉葬人也。及啟棺，則見尸之長髯繞頰，骨肉如石，叩之有聲，中實金珠無算。其臥處，鋪金箔盈尺，捲疊如席。亟將各物取歸，漸貨之，遂以致富。

#### 莊芋為美人所囚

莊芋，臺灣劇盜也，劫取人財，以施貧乏。官捕既急，貧民恆以死衛之，終不可跡。莊之宿人家也，恆鑿洞其壁，開門執槍而假寐，於是官中人謀以美人餌之，聚三美婦人，使設盛筵於行牀亢院以宴之，先期招之往。屆期，芋就飲，且醉。壯士入撲，芋覺，亟自眾人頂上飛出，眾追逐之，而芋已露醉，為拳石所梗，仆，亂刃交其背，立死。

#### 黃蕭養中響箭而殞

黃蕭養初為盜，下獄，旋率諸囚越獄逃，乃糾集戰船數百艘，由大王江直犯廣州五羊驛，僭稱東陽王，授偽官百餘人。珠江之南有南漢離宮故址，增築以居之。船抵五羊門外，其屬下衣貌與同者數十人，官兵莫能辨，乃以響箭向天射。蕭養仰視，一箭直貫其喉，遂墜水而殞，其眾盡降，廣州因是始作外羅城，即新城是也。

#### 黃八子避重就輕

黃八子，太湖盜匪也。一日，往劫富室，明火執仗者十八人，破門入，搜劫財帛。一女年甫十五六，聞盜至，驚駭戰慄，蒙被不敢聲。盜魁豔其姿，強淫之，為八子所覺，頓足曰：「噫，行此不義，必遭誅戮，我等為汝誤矣。」盜魁笑曰：「毋相詬也。」八子怒曰：「汝不記吾黨規條乎？貪淫必敗，天道昭彰，我將去之。」遂出告諸盜，辭別，欲挽留之，不聽，與之財帛，亦不受，脫然而去。至海寧，投縣，自首絲肆被竊案。然此案實非八子所為，蓋與劫富室同時，冒之以就輕也。羈禁日久，以無原贓，案莫結。時有刑書某以辦漕虧欠收禁，八子深與結納，問得若干銀可仍回刑房，某以四百金告。八子曰：「是不難，我為先生完此事。」某曰：「果如是，我必有以報。」自此交益密，某家送飯食，恆與八子共之。一日，晚餐食羊腿，八子甘之，問係自置乎，某曰：「買諸市肆。」八子曰：「何處有？」某曰：「熟食鋪皆有之。」八子驟欲飽啖，某曰：「門已封矣，明日囑家人多備可也。」八子不能俟，取錢出院，但聞鎖鑰脫落聲，禁子出視，僅遺刑具，而八子不知所往矣。某囑禁子勿張皇，謂彼去即來，必無他慮也。未幾，仍鎖鑰而入，肩負羊腿，笑曰：「尚不辱命，共切食之。」某曰：「君來去何速？」八子曰：「我今與君交深，敢以實告。我因盜黨採花必敗，不愿共之，故避重就輕，以認此案。惟原贓難得，求先生出後，可託事主不必深究，見贓即領，我事畢矣。不然，脫禁而去，亦何難。不欲為者，避前事耳。況我日在禁中，夜則游行自在，同監多人皆不知之。今與先生言，明夜將往取財帛以了先生事。」因復潛出，伏臣室屋上，俟庫書某家，是日方得千金賄。八子俟夜深人靜，竊取而回。明日，以四百金交某完虧釋放。而富室女子已羞忿自縊矣，事主上控，都察奏參，春旨嚴拿，盜魁十七人全獲，無一漏網者。供及黃八子，行文到縣，刑書以八子是月日夜方在此行竊絲肆，豈能遠往三百里外為盜乎，其為仇攀可知。據情移覆，亦不深究，並為書達事主，求其以物之相似者充原物領認。事主允，而八子之案遂決，照自首例減等。

#### 胡大拒捕

粵東有胡大者，積年劇盜也，雄捷能躍樓門。少時習少林拳棒，得祕授。其師曰法雲上人，嘗戒之曰：「觀子之貌，當入於邪僻，以非命終。然子之聰明才力，實為及門冠，吾傳衣鉢得矣。吾有絕技，舍汝無可傳者。但傳之，則恐汝為害於人；不傳，恐此藝湮沒，豈不可惜。」胡指天自誓，謂必束身正道，不為師門玷，法雲乃盡心教之。

及胡父母亡，乃為盜，明火執仗，橫行鄉里，積案累累。捕役畏其勇，莫敢擒。一日，胡潛至省垣，匿城西塘魚欄附近，蹤跡詭祕。某弁亦以拳勇名，聞之，選壯勇百餘，各持槍械前往，圍之三匝。時胡手無利器，從容啟戶，以酒肴陳於廳事，高坐細嚼。眾相視，莫敢先發。某弁大怒，持矛徑入，眾亦隨之。胡擲杯大笑，跳而前，大聲謂眾曰：「勿太相逼，乃公去矣。」言未畢，滾入人叢，三起三仆，凡壯勇手中所持刀棍皆落地，若有捧之去者。某弁舉刀飛擲之，誤中堦石，火星迸發，而胡已逝矣。然壯勇已死三人，傷者十餘人，蓋皆在前列，而為其拳腳所奮踢者也。

#### 隸因謎獲盜

昔有人襍被行山徑間，遇惡少，意所負必楮鏹也，擊殺之。視襍中，特楮衾耳，大悔之，乃書楮衾曰：「的的的，孰令爾紙被似鈔角。問吾何處住，五色雲中住。問吾是何姓，杓子少個柄。爾也錯，吾也錯，不如歸去，的的的。」愬官，不知主名，招商謎者問之，曰：「五色雲，綵煙也，綵煙，新昌山名。杓子少柄，盂也，蓋于姓也。」密令隸人往蹤跡之，久而不得。隸人亦了事者，一日，坐鑷肆櫛髮，見一人對門置餅，鼓其槌，作的的聲，乃揚言曰：「某山中劫負紙被者，官察知賊處，即來捕也。」覘其人，有懼色。次日，竟閉門不賣餅矣。捕之，果服罪。

#### 小德盜珠寶

光緒辛丑、壬寅間，有名噪京師之小德，佚其名，某部主事也，都人咸以德大爺呼之。父為奉天某部侍郎靈某。靈之幕賓多諳柔術，德從之習拳。及靈歿，德返京師，應官之暇，販珠寶以為業。一日，侍郎景澧邸舍被盜，失珠寶二巨箱。景大怒，謂可懸重賞緝捕。景之夫人有心計，以小諸葛名於時，曰：「若是，則其人遠颺，宜勿聲。」居久之，揚言將嫁女，願出重價購珠寶。未幾，廊房頭條胡同某肆有送至者，則原璧也。窮詰之，謂購之於德。景乃告步軍統領，並令肆主邀德至肆。時番役已圍肆之四周，德不知也。肆主詰其從來，德以購自前門外不知姓名之某攤對。對答間，德面已變色，肆主以危詞恫之，德大怒曰：「君何逼人太甚，果見疑者，可以熱水至，待我浴後，偕往覓之。」肆主諾，德起立，陡以水擲院中，熱氣瀰漫，德已跳躍而去。頃刻至石頭胡同四喜班，縱身下，蹲牆陰。一童奏廁，瞥見之，失聲長號。名伶俞莊兒知有異，遽手鐵桿出。德躍登屋頂，俞以鐵桿掃其足，遂墮地就縛。俞送之於坊，訊知為盜景之珠寶者，旋由巡城御史咨送刑部，訊明斬決。

#### 盜劫香港銀行

香港雖割於英，為其屬地，而近接廣州，一葦可杭。其地警政修明，鵠立衢市之巡士，咫尺相望，而廣州之盜亦聚焉。一日，謀劫銀行，苦無從著手也，乃令其徒黨伺巡士方值班時，即以物塞其口中，褫其制服，反接其手，縛於自來火柱。他巡士望見，意為此巡士方獲一盜而縛之也，不之顧。於是左右之巡士，次第就縛，而銀行旁近，闐然無巡士矣。盜乃相率入行，悉索金銀，從容登其預泊之小汽船，鼓輪逕去。

#### 盜報仇

香港駐有英國武官，職若我國之總兵者，以能捕盜聞，殺盜無算。一日，騎而出，督隊巡海岸，有一服裝類鄉人者，手持書，交其前驅。前驅指武官而告之，令面遞。武官方伸手取書，則其人忽出利刃，斷其臂，而躍入海舟遁矣。

#### 梟匪有擄人勒贖之事

梟匪，以販鹽為生，雖亦商，而官吏齊民以其侵害轄務，且亦有擄人勒贖之事也，故皆以盜視之，斥之曰匪。光緒末，蘇屬梟匪極猖獗。候補道某權釐稅於奔牛，積資頗厚，為梟所擄，索五萬金以勒贖。

知府某方之任，為梟所劫，叩頭乞饒命。梟曰：「汝頭汝膝不值錢，祇合向爾上司乞憐耳，我等不慣見此卑鄙行徑也。」某曰：「吾輩仕宦，譬之行乞，苟有所需，自當與君訂立證書，分期以付。若需巨款，則實難應命。」因於身畔出質券數紙示之。蓋某知道路不靖，特假之於人，以備臨時卻敵之用者也。梟乃不顧而去。

### 抖路

盜之中有所謂打悶棍者，夜伺於僻左之道路，見有徒行之孤客，即狙擊之，劫其財物而去。晚近以來，則不必在僻徑，不必在深夜，且不以棍，而以鐵尺，以小刀，以手鎗矣。上海則謂之曰抖路。

### 硬爬

盜之中有所謂硬爬者，上海為多，黑暗之處，所在有之。然如公共租界靜安寺路之跑馬場與法租界鄰接之城河浜，皆通道也，若輩亦橫行其間。且猶不止此，如南京路、福州路者，行道之人，往來如織，較之跑馬場、城河浜，繁盛且倍，乃亦有於日高春、日下春時，男失其冠，女失其珥者，轉不若內地之安靖也。

### 陳老三劫某藩司

鄂人某宦川中，運動某權貴，得調江寧藩司。值秋高水涸，舟不可通，慮陸行多盜，嚴備之。舁行李者以千計，益以衛兵數百人，絡繹道上，綿亙至數里，聲勢甚盛。開、萬間有大盜曰陳老三，得部下報告，大喜，思攫取之。或言備嚴人多，著手不易，則掀髯笑曰：「老夫固操刀以割，目無全牛者也。」繼又續得報告，謂黃白物約數十萬，珠寶倍之，陳作色曰：「肥哉！」因選精壯者百餘人，牛五十頭，授以計。陳所據山，驛路出其下，岡巒起伏，互官道可十七八里。山下道旁，每五里許，有茆屋數十家，輒見酒帘飄揚風中。山中林木蒼翳，羊腸險巖，入其中者，第見翠嶂拔起，鳥道橫空而已。逾峻嶺百數十里，為大江，蘆葦菁密，碎石如斗，小艇數十，潛藏水渚。凡有所得，初藏山中，嗣由此分運長江一帶貨之，其所賴以為尾閭之宣洩者如是。

某既抵萬，盛傳有盜將襲奪，不敢前。然延宕非計，且無可繞道，不得已，更益衛兵，令實子彈於槍，備戰。日旰，漸近山麓，見林木甚惡，大疑，令騎者探而後進。復十餘里，路窄，僅容一車馬，兩旁層崖如削，林木間鳴鶉見人驚起，聲格磔，應山谷。某大懼，以為有盜則殆矣。已而漸出谷，竟無異，心稍安。復十數里，日已晡，而彌望荒落，忽見山坡間有一人類樵者，亟命人往，詢近處有無小市集，樵曰：「距此六七里，有居民數十家，可投宿，背山面路之茆屋是也。過此以往，須四五十里，今日不及矣。」問有盜否，樵沈吟曰：「盜不知。惟山中有虎，常出食人畜，吾儕皆畏之。」言已，擔柴自去。

問者以樵之言告某，某喜，陰念既有虎，殆無盜，且人多，虎亦不足畏。方凝想間，陡見高峰插天，眾憚登陟，相顧色駭。某方以樵言自慰，亦不疑慮。已而果見有茆屋倚山臨路者數十家，雞鳴狗吠，儼然村落。日已夕矣，於是遣人商宿處。此數十家中，有為客店者，有為沽肆者，然人多不能容，行李輻重及某之眷屬，幸得屋宇以庇，餘人皆求蔭於大樹若巖石。安置粗定，村中人宰豬割雞，狀至忙碌，已又出藏釀餉客，酒味芳冽，而值甚廉。眾大悅，爭取沽飲。肆數家，有酒數十甕，頃刻都盡。

某見兵士及舁夫皆露宿，已獨得安處，心惴惴不自安，因向眾道歉。見眾方歡呼鯨飲，無怨言，心始安。入夜，展轉不成寐。三鼓，忽呼嘯聲自遠而至，山鳴谷應，如風起潮湧，聲勢萬千。乃大驚，知有變，急呼左右，無應者。遍蹴之，酣臥不能起，有一二起者，駭絕無人色，不知所為，而糾糾者執大刀闊斧破扉入矣。捉醒者，反繫之，從容輦金帛財貨，並執主人以行。逾山岡，至一草寨，踞寨高坐者，陳老三也。三數人曳某入，捧之使跪。某至此，知無幸，不敢自大，命跪即跪，不稍抗。老三含笑熟視，霽顏詢姓名、籍貫、官階，某具告之，有乞憐意。老三大怒，拍案罵曰：「狗官，無怪汝有如許啟發，原以媚骨易得來。」啟發者，彼等隱語，蓋貨財也。某俯伏惶恐而對曰：「是，是。」老三益怒，戟指呵之曰：「若為監司大員，不惜對強盜作此態，即此可見汝平日搖尾乞憐狀。吾殺汝，如殺一狗，然不屑以汝齷齪血污乃公刃。」乃命健兒數輩褫其衣，移數百斤巨石壓其一手一足，曰：「明日當有人來救汝。歸後，為我告貪官污吏，刮地皮時勿太高興，須以汝為鑒也。」乃於山谷中牽牛數十頭至，分委所得輻重於牛背，驅之逕去。翌晨，眾醒，有大膽者，得主人於山半草屋中，一手一足已折，惟呼吸尚不絕如縷，救之得活。然自是殘廢，以貧病終。

### 以假兇器行劫

滬上雖鮮明火執仗之盜，而藏兇器於身者固有之，鐵尺、刺刀、手槍是也。而又有徒事恐嚇而實不足以致人生命者，為洋鐵小手銃，蓋以煤油箱之一小方圈，捶成一小管，不知者以為勃郎林手槍也。或且僅鑄鐵一段，充其極，亦惟代棍之作用而已。暮夜遇之，孰能辨別，自必聽其劫奪財物而無敢或違也。

### 以藥水迷人而行劫

有藏藥水於身，行狹巷中，伺有人過，傾於手攜之巾，按其手鼻，即能使人昏迷，亟褫其衣奪其物者，行劫之小盜也。

### 冒為郵差以行劫

自郵政創行快信，薄暮深夜，信至即遞。於是有冒為郵差以叩門者，曰有快信，啟戶納之，則盜也。少則三五人，多或十餘人，即入即閉門，於是升堂入室，翻箱倒篋，輒飽掠而去。雖上海之租界亦常有之。

### 冒為人夫以劫衣

有小家婦持衣至長生庫質錢者，方在櫃外論價，突有短衣持竹筐狀似買物之男子入門，擱其頰曰：「我以汝為何往，乃不顧家中兒女而在此質錢，果安所用者！」遂自櫃奪其衣，飛步出門去。婦大愕而哭。庫中人曰：「汝夫取歸耳，何哭為！」婦曰：「彼何人斯，吾之夫棄世久矣。」

### 馮少村皮篋為盜所奪

馮少村自吳淞附汽車至滬，夜深矣，自負小皮篋攜革囊以行於愛而近路，忽有以手槍擬其胸者，盜也，亟棄皮篋，而植立道旁。盜負篋疾行，為馬車所撞，有聲鏗然落地，而人杳矣。少村趨視之，則廢鐵管也，始大悔皮篋之棄也。

### 盜棺

鴉片之禁既嚴，奸商輒以土置棺中，白衣號泣，偽為扶柩還鄉者。宣統庚戌，廈門某卡有扶柩過門者，色怪異，關吏疑為私土，乃反復詰問。其人言語支吾，為狀大懼。啟視之，中臥一老人，鼻息尚存，逾時而欠伸曰：「吾誠醉耶？苟有醇膏，尚能飲十數斗。」瞠目四顧曰：「胡至此？得毋夢乎？」關吏大駭，知有異，送有司詳審。蓋老人為一富家翁，縱飲醉死，葬於附近某山。扶柩人蓋盜墓者，因棺堅難開，欲久作盤桓，又恐為人所見，乃舁歸，欲從容啟之，意謂即廢棺之木，亦可作爨薪，孰知事竟敗露耶。

### 臺灣生番劫人

臺灣之山產藤，粗如繩，長數十丈。人跡不到，深林翳翳之區，滋芃茸沿盤澗谷間，生番往往匿其中持刀以劫人。

### 九股苗喜為盜

九股苗在施秉凱里，與偏頭黑苗同類。服尚青，性尤猛悍。頭盔身鎧，鎧重三十餘斤。又以鐵片裹髻。左手木牌，右手鏢桿，口銜大刀，上山如飛。挽強弩，名曰偏架，一人持之，二人蹶張，發無不貫，故常喜為盜。

### 番盜慘憺漢人

川邊關外番盜，每擒獲漢人，殺慘至慘，其最酷者，為剝皮、坐椿、放風箏諸名目。凡為番盜生擒者，先剝其皮至盡，乃斫開腦頂，注酥油其中，引火燃之，名曰人酥燈。

## 廣南夷人為盜

滇中之廣南一路多夷人，質而馴，不知為盜。漢人之出於其途者，若入其門，而以鹽及檳榔，金絲煙餽之，必留宿，且必酬以豚酒薪米諸物。宣統時，滇、粵大通，商旅踵至，有外來之盜竄入，夷人其黨，群伏深箐中，持刀伺過客，得金二簍。自是遂以行劫為事，而聚眾數百人，橫行無忌矣。

## 某盜臨刑書聯

某盜臨刑，索筆書一聯云：「鐵頭何奇，借與你博斗大黃金印；熱血可愛，還讓我灑幾行絕命書。」

## 賊之類別

凡非明火執仗、塗面毀容而攘人財物者，皆謂之賊。然其中正自有別，平時各執一門，不相混雜，且各有師傅也。

其行於陸者有十二：

翻高頭，即越牆賊也。不用器具，翻身上牆屋者曰上手把子，猶言本領大也。若下手把子，須有滑條。滑條，竹竿也。

開天窗，即在屋面掀去磚瓦，拍去椽子而下也。

開窰口，即掘壁賊也，又曰開桃源。窰口愈小，本領愈大。有專至稀窰者。稀窰，臥室也。有專至歡喜燈者。歡喜燈，灶室也。

排塞賊，即撬門而入者。

闖窰堂，即白日闖也，有早闖、日闖、黃昏闖之別。

踏早青，即侵晨竊物，亦早闖之流也。

跑燈花，即於薄暮時，出人下，攫物而逸者，又曰燈花拍過。

喫恰子，即乘主人鎖戶外出，裂鎖而入者。恰子，鎖也。

鐵算盤，蓋役鬼以竊人財物者。其人入門，必先就主家乞茶或水飲之，否則不能算。且必主家自知所貯之數目，始能竊之。

拍花，即以迷藥施於行道之人，使其昏迷不醒，攘奪財物也。

收晒朗，即乘人不備，竊其所晒衣物者也。

插手，即剪綵賊也。但用手指者曰清插，用銀皮紙者曰渾插。翦綵二字，見於《明會典》。京師謂之小綵，疑是音轉之訛。

扒手，乘人之不備而取其隨身之財物也，亦作扒竊。

拾帳頭，即偷雞賊也。

對買，即以同形式或同重量之物易人財物者，如混入商店竊買主之手巾包，而易以同式之手巾包，或籃中有錢若干，而易以同重量之磚石等是也。

其行於水者有三：

鑽底子，即至船艙中竊物者。底子，船也。

挖腰子，即不上船而以能伸縮之竹竿伸入船窗，鉤人衣被者也。

掉包，即在船冒充乘客，乘間而竊物者，亦對買之流也。

## 某乙再作賊致富

淄川某乙，故梁上君子也。其妻深以為懼，屢勸止之，乙遂改過自新。居二三年，貧窶不能自堪，思一作馮婦，乃託言貿易，就善卜者問何往之善。術者占曰：「東南吉，利小人，不利君子。」兆隱與心合，竊喜，遂南行。抵蘇、松間，日遊村郭，凡數月，偶入一寺，見牆隅堆石子二三枚，心知其異，亦以一石投之，徑趨龕後臥。日既暮，聞寺中有聚語聲，似有十餘人。忽一人數石，訝其多，因共搜龕後，得乙，問投石者汝耶？乙諾。詰里居姓名，乙詭對之。乃授以兵，率與共去。至一巨第，出軟梯，爭踰垣入。以乙遠至，徑不熟，使伏牆外，司傳遞，守囊橐焉。少頃，擲一囊下，又少頃，縋一篋下。乙舉篋，知有物，乃破篋，以手揣取，凡沉重物悉內之囊，負之疾走，竟取道歸。由此建樓閣，買良田，為子納粟，邑令匾其門曰善士。後大案發，群偷悉獲，惟乙無名籍，莫可查詰，得免。事寢既久，乙醉後，時自述之。

## 賊裁賊

康熙時，廣西失竊之案，真者十一二，誣者十八九。刁險之徒，與人有隙，往往以些少財物，於夜中自牆外擲入其家，至旦，則借鄉約、村老往搜之，得所擲物，即以為真賊現獲，拘之解縣。當事者素諳其惡，轉將事主刑訊，科以誣良之罪，而蹈轍者猶屢效之而不悛。某歲，某諸生實被竊，所投呈曰賊不知何人，不敢妄指。當事者喜其愿也，批之曰：「賊本不當妄指，所控是，准差緝。」

## 賈五竊寶石頂

乾隆時，京師有賈五者，率其徒為翦綵賊。一日，賈自外歸，過某胡同，見車轂塞道，不能進，問其故，乃知為趨賀某相之以參贊軍務功，而獲賜寶石頂者也。越日，某設謝筵，席次，自述本朝王公以外，得膺是賞者幾人，己年最輕，蒙恩最早，頗自得。席未終，忽報中使賈諭至，乃急具衣冠跽迎，開讀之，則云：「有人奏汝於邊事多掩飾，且侵冒軍餉，念前功不深究，著收還前賜寶石頂。」中使既追取，即馳歸，賓客聞信，稍稍散。

相素驕貴，驟遭此辱，則大慚，遂謝病。高宗聞之，遣使賜醫藥食物，不絕於途。某本無病，見恩禮尚優，意稍安。踰數日，入朝，召見於便殿，論事畢，上熟視笑曰：「前日賜汝寶石頂，胡不戴？」某以上戲之也，跪謝曰：「臣無狀，負上恩。既追取，安敢復戴！」上訝曰：「朕未有是旨。」問內閣及吏、禮二部，皆不知，令嚴詰矯詔者。蓋前日之中使追取，實賈使其徒詐為者也。相驚且怒，出調步軍統領某尚書及巡城諸御史曰：「欽賜物且被竊，要汝等何用？若三日不得，莫怪有大處分也。」諸人素懼某勢，又奉有諭旨，遂百計窮搜，凡茶寮、酒肆、旅館及形跡可疑之家，皆被騷擾。賈之徒告賈曰：「事亟矣，久則恐禍及。」賈曰：「吾以其太驕，故戲之。既擾民，可急還。」問諸人誰能為此者，一夥自薦曰：「能。」次日，相自朝回，方倦憩，司閹持某尚書名刺至，謂：「今日某處見有形狀慌張者，搜其橐，果得頂，但未識果為相國之物否？其人已併獲，或按懲，或送究，皆惟命。」相曰：「為我傳語，物果是，惟須其人自將以至，吾將面詰之。」使者去未久，尚書旋至，坐定，相謝其獲賊功，且問人曾否送至。尚書變色，曰：「某方以連日窮搜不獲賊，來相國處請展限，烏得有是事？」某遂出寶石頂，且述使者形狀言語，並其名刺，尚書皆不知，蓋又賈之徒所為也。尚書大怒，曰：「鼠輩鬼賊至此，誓不破案不休。」相沈吟久之，曰：「此輩皆亡命無賴，急持之，恐有意外變。吾之物已獲矣，姑徐徐可也。」尚書喻其意，置不究。

## 肱篋者擣某生頰

某生夜讀制藝，往復數百遍，猶不熟。漏四下，誦聲益喧，意且達旦矣。有肱篋者伏牀下，躁甚，突起擣之曰：「爾非生鐵，何頑鈍若此？余焉能待！」遽趨出門外，鼓掌而去。

## 竊牛賊為犬所捕

嘉慶時，南匯有瀕湖而居者，畜牛犬各一，同織而臥。一夕，主人就寢，有賊將竊其牛，犬吠於主人寢門，且以頭撞之。主人起視，賊匿不見，主人因嗔犬之吠影吠聲也，鞭之，仍就寢。賊卒牽牛去，至大團鎮，犬潛尾之。明晨，主人起，方歎牛之失，犬之逸也。未幾，犬返，吠不止，並作牽牛狀。主人會其意，跡至竊牛者家，竟獲之，乃送竊牛者於官。

## 賊以翦綵術備盜

賈城李者，京師鑠局之一，《施公案》所云神彈李五後是也。有某甲者，居與鄰，其人嚮為翦綵賊，輒身懷二錢，礮治其半

邊，至鋒銳，駢夾兩指間，垂手行鬧市，鋒交，割人衣囊，盜銀物，無覺者。心豔走鏢者之豐於獲也，一日，請於主人曰：「君家客之間關無阻者，徒恃君家幟耳，誰則不能者！我試為之，可乎？」主人諳其素行，擲揄之。甲固請。適有雇人護資往南方者，主人以客盡出傭，無以應。甲在旁自陳願往，主人不得已，許之。臨行，囑曰：「君雖狎任事，不諳盜情，然盜睹吾家幟，必無害。惟或以新相識邀君過飲者，宜急卻勿往。」語半，且戲語之曰：「誠知君雅善探人囊，然慎無探盜窟也。」甲聞之，亦自哂。

中途，甲遇盜，睹貫城李幟，疑甲為李氏素所識客，乃邀甲過家宿，甲坦然承之，盜固疑其有恃矣。已，抵盜家，盛供張，肅之首坐，群盜左右環坐侍飲。酒酣，盜引一觴進，曰：「君李氏客，必有異能。」甲固遜，一盜又曰：「君今無過謙，非得式瞻君威者，吾儕不與君行矣。」語漸侵迫，甲乃謝曰：「幸有薄技，應得供諸君一噓。」語畢，起便旋，繞座右下，歸，自座左上。酒數行，盜又請曰：「君妙技可得瞻乎？」甲哂曰：「盍各視君辦。」群盜知有異，亟反手引辦，不獲，大驚相索視，髮種種盡為人截取，不知何往矣。甲乃徐出之袖，纍纍陳案上，蓋甲素所習翦絡技然也。群盜不測所為，羅拜曰：「君誠神人也。」自是，甲名大著，為人護財貨，所至無敢犯者。

#### 小李伺書生

京師之剪絡賊，有混號曰小李者，亦工剪絡術，往往於鬧市中之行。被剪者覺而獲之，雖加毆辱，弗怨，或旁人指破，則必報怨矣。有女郎坐香車，一書生行其旁，兩美相顧，頗有情。小李者伺書生後，將下手，書生不知也。方回顧，女郎不便語，但以口頰作勢隱示，若有人伺於後者。書生覺而斥之，小李遂去。未幾，車轉曲巷，女郎口忽為小刀劃破矣。

#### 盲賊

京師有巨賊神於竊，雖富貴家之堅壁高墉，重門疊戶，所藏金銀珠寶，輒搜括一空。於是被竊之家，歲以百計。捕益急而竊愈夥，坊役悉受嚴比。一日，有役晝飲兵馬司街，見有盲叟持四尺長竿杖，探路而行，將入巷，役呼曰：「此巷塞，莫誤入。」叟諾而去。未逾時，復至，仍欲入巷。役呼如前，叟仍諾而去。役詫之，守終日，不再至。次日復待，見叟執杖來，行入巷，乃尾之。叟至巨室門首，知門雙扇，以手探環，以杖測簷，量度多時，立杖於門側，出而就溺。役謀先竊其杖，次擊其人。往取杖，杖重百餘斤，雙手舉之不得。叟聞杖響，知有人圖之，即奔入尋杖，手杖已去。役失色，出巷搜叟，不知何往。役思叟技如此，難以力制。次日，巨室詣縣投狀云，夜間門戶不開，財寶已失。役心知叟所為，由是沿途訪叟。後於驛馬市見叟點杖而行，役隨至僻地，謂之曰：「汝事已發覺矣，曾知否？」叟曰：「既發覺，且聽其發覺。」遂挽役入市，至僻店沽飲，問役姓氏居址，及所轄地段，役告之。叟曰：「既蒙相知，必圖厚贈，此地非談心之所，來日於陶然亭下俟我，尚有要言一敘，幸勿爽約。」役諾而散。晨興往候，終無叟跡。如是者三日，役復遍察通衢，忽遇之，責以欺誑。叟曰：「予久待汝不至，兩造尊室，賢伉儷酣眠熟寢，未敢聲呼，所有要言及酬謝物，已置之牀側矣，歸驗便知。」役愕然而回，移衾揭帳，見東隅柱上插一利刃，旁列一函，金三百兩。誦其函曰：「予之行徑，為爾窺破，本應殺汝，以圖滅口，復思尚無深仇何必作孽。外三百金，酬報未宜之惠。此後休問予事，各不相侵。倘若妄想，當以利刃為鑿。」役大慄，不敢洩。後之報竊者愈烈，諸役杖斃無數。時南省餉銀解部，路宿雄縣，鞘堆積大堂。派役守之。旋報重門尚扇，亡兩鞘。幸驚訝，密招營弁捕賊，弁未至而又亡二。弁至，幸以告失，弁曰：「此飛簷走壁之人，須於上流節制。」約數弁挾器升屋上待。仍令兵役持刃下俟。無何，見一人持杖飛來，兩臂各挾一鞘而躍。諸役刃之不及，屋弁以銅鞭擊之，鞭折弁隕。次弁復擊以雙鋼，一鋼傷賊臂，賊落地，棄鞘持杖奔檐，仍遭鋼傷墜地，而鋼弁已為杖斷雙股矣。眾役就地縛之，則盲叟也。其杖以鋼鑄，外髹以漆，重不能舉。嚴刑審訊，京中大案悉認不諱，其黨至死不招。問何以盲猶為此，曰：「因欲為此，所以致盲。不盲，久為役捕；惟盲，人不及覺，始得至今日耳。」乃戮之以狗。

#### 賊為舟中老人所欺

運河經無錫北門外，曰蓉湖，湖水寬廣，帆檣林立。有竊賊，善泅水，凡舟載貨以泊者，恒為所取，案如山積，不能破。一日薄暮，有巨舟掛帆來，抵水濱，帆落，遂泊焉。賊自岸側睨之，窗掩無所見，遂泅水至彼岸遙望，則見窗洞開，燭然，白髮老人據案坐，手執卷審視。時尚早，遂就茶肆小憩。二更許，仍隔水窺伺，老人態如前，風自窗入，吹手中卷，卷頁一一如輪轉，不之覺。以為是必老於行旅者，挾巨資，故無寐，實則睡已熟，燃燭作展卷狀者，示吾輩以有備耳。時不可失，勿為所欺。於是潛行水中，距舟尺許，出水，探首向窗視，木匣縱橫，列榻下，高可二尺，廣半之，燭花大如囊，老人駢聲如雷，涎自口角流下。案側有鎗，不及五尺，銳利有光，取之出。視老人，寂然，膽陡壯，蛇行人，先以繩寬縛老人於椅背，轉身挾木匣一，急從窗出。力過猛，舟動，老人覺，顧身縛不能立，手探窗際，僅及腳跟，捉之，竟脫，遁去。賊既入水，知老人有備，伏舟底。須臾，矢果兩下。夜將半，始行，未及半里，老人泅水尾追之。木匣重，行遲，幾為所獲。將及三里橋，適有舟自橋出，櫓搖波動，乘間竄橋下，置木匣而後遁。老人無所獲，乃返。自付雖辛苦，幸有木匣在。明日人靜時，至橋下取歸，啟視之，則磚石也。大懊喪，誓不復作賊。腫皮已脫，不良於行，匿鄉曲，以更夫終。此咸豐時事也。

#### 刀客竊印

山東多刀客，往往禦人於國門之外，然矯健絕倫者，亦不多覩。咸豐時，登州某縣有刀客某，獠捷迅速，垣壁所不能隔。其友某，有技，與之相埒，亦刀客也。刀客犯案纍纍，官府購之急，則逃至汴，充捕役，凡案情重大非弋獲不可者，恆責之。某夜，撫院忽失印，即令緝之。某奉命躊躇，知為巨賊，密索諸城內外，凡城垣之上，樓房之脊，以及船桅、旗竿之顛，搜之幾徧。一夜，至城東北鐵塔旁，見有人自頂下，瞬息無蹤。因超越而上，伏候之。須臾，其人返，相視驚喜，則友也。與敘間闊，並詢竊印故。友曰：「吾來尋君，思非此不能速遇，且將一試技能，使知吾輩中大人有耳。兄曷偕我去，何充此齷齪捕，受官府惡氣耶？」某然之，反撫印，偕友行。撫窮緝之，渺矣。

#### 呂二改行致富

呂二，賊之雄也，不知所從來，或曰湘人，或曰鄂人，或曰皖人。其蹤跡以皖城為多，凡江湖流竊來皖者，必呂允，始可施其技。其竊也，禁用暴力，雖攜械，當破獲之際，務以智自脫，否則寧弭首受縛，不得傷人。

歙有曹某，其大弟子也，能傳其術。邑之富人方迎娶，奩具極豐，呂與曹及其他一人往，雜眾中為偽觀者。入其室，使一人手布包走，且呼曰：「賊，賊！」布包者，其所早備以為囚，中蔽衣數件，無他物也。眾人驚起競逐之。其人行甚疾，眾迫稍遠，曹則盡捲几案鋪陳一切，乘間分塞來賓所乘輿之底。眾迫得之，審其非，釋令去。歸而陳設不見，皆大駭。方紛亂間，曹與呂又盡竊其首飾之貴重者去矣。久之，亂定，始覺，已不可追。

呂之教人，分別門類，鑽穴者，踰牆者，剪絡者，探鑰者，各以類相從。其避光匿影、絕聲滅跡之法，暇日輒為其徒口講指畫。晚年洗手，不復為此，亦戒曹令自懲毖，曹不能從。呂六十餘，乃經商於外，七十四始還皖，富已不貲，人已不復知其向為賊矣。一旦，忽東招城中紳商農工有名者數百人飲宴，酒酣，出簿籍一，盡列諸人姓名，上書某若干，某若干，按籍付資。眾驚怪不受，呂笑曰：「我即向日之呂二也，擾諸君多矣，簿記具在。今行將就木，故躬行陶朱之術以贖前愆，此非盜泉也。今於諸君，本利皆清償，不更責污名入泉下，不亦善乎！諸君拒我，便非與人為善之義。」眾不得已受之。所餘猶可萬金。歲餘，呂疾，召其徒，舉餘款盡分授之，令各自謀生，毋更為此，遂卒。其徒得資，亦頗有改行者。而曹終不悔，後十年，斃於錢塘獄。

#### 曾文正有珠被竊

曾文正人觀，恩禮優渥，賜物累累稱異數，中有明珠一顆，綰以金絲，綴之項下，斯須不去。一日有讌會，賓客滿座，談次，或謂近日京中劇騙甚多，且其術至點，不可捉摸，吾輩宜慎之。曾掀髯笑曰：「鼠輩伎倆，吾未之信。果能騙得乃公項下珠者，斯神技耳。雖然，吾知其無此術也。」越宿復入觀，乘肩輿入禁城。禁城地廣漠，一望可數里許，於晨光熹微中，見有車遠至，一出一入，須臾已近。車中似一親貴，鬚眉殊軒爽，似曾相識，然實不知其為誰。曾出輿步行以示敬，親貴亦步行，忽揚聲曰：「爾非

某某乎？」曾唯唯，卻立，似有所思。親貴前謂之曰：「二十年前某月日，曾與足下一面。當時足下無鬚，余方年少。今日相見，足下之鬚如許斑白，余亦于思爾爾矣。」言時，以指自捋其鬚，並引鬚與曾鬚相比。既而大笑，拱手遂去，曾亦登輿進。無何，朝罷歸，方欲解衣而明珠已不翼而飛矣。駭甚，徧索不得，始悟所遇者，剪絡賊也。又數日，應同鄉某御史之約，赴戲園觀劇，顧曲者或木天名宿，或豪貴少年，座為之滿。劇將半，覺靴中似有不適，脫之，有物墮地，拾而視之，則曩日所失珠也。

### 鑪坑內有賊自首

周某家有菊，一日，閒步庭前而賞之，忽聞大呼曰：「有賊！」其聲暗鳴，如牛鳴盎中，舉家駭異。俄連呼不已，諦聽之，乃在廡下鑪坑內。乃邀邏者來啟視，則儼然一餓夫，昂首長跪，自言為前夕乘間闖入，匿於此，冀夜深出竊。不虞二更微雨，有人移醃醢兩甕置坑板上，遂不能出。尚冀雨霽移下，乃兩日不移，餓不可忍。自思出而被執，罪不過杖，不出則終為餓鬼，故反作聲自呼耳。

### 文淵閣書被竊

文淵閣多藏書，每年伏日，例須晒書一次，十餘日而畢。直閣事者不監視，供事下役輒竊之以鬻錢，惟所竊皆零本耳。

### 太和門庫物被竊

太和門左有明庫六，歲派滿大臣二員，督率司官盤查一次。每查一次，即為其從人竊一次。其中一庫，皆簾幙衣履之屬，中有珠幔，寬長可八尺，為珍珠所穿，四圍以紅綠寶石間之，小者如綠豆，大者如龍眼核，線已朽敗，一抖晾，則珠紛紛落，必一一拾而裹之，記於簿，加印花焉，然已易為贗者矣。更有明萬曆宮人繡履七八箱，嵌珠如椒，皆假者。更有皮張庫，則皆鞞矣。至金庫、銀庫，則必歷年報空也。

### 庫丁竊銀

戶部銀庫有庫丁，凡四十人。開庫之日為堂期，月九次，合加班之堂期計之，凡十餘次。每一丁，月有三四次可當值，出入累千萬，無不有所竊。三年滿役，除行賄滿尚書規費六七千金及保鏢費外，尚可餘三四萬金。堂期入庫，四時均赤身，而滿尚書公案魚貫而入，取官製衣褲著之。運銀疲乏，可出而小憩。其復入也，仍裸而至公案前，張兩臂，露兩脅，胯亦微彎，更開口作聲，以示全體無夾帶也。然所竊之銀，則在肛門中，人不及察也。聞業此者，先以鴿卵出入肛門，以次而易雞卵、鴨卵、鵝卵，均澤以油。久之，更塞以重十兩之鐵丸六七枚，則每次塞銀時，至少可五十兩矣。又有一法，則藏銀於夾底水桶。蓋京師街衢多塵，堂期必備清水灑路，庫丁乃於桶底加板一層，銀入其中，俟堂官散，即從容擔之而出。

### 賊竊國璽

皇帝有傳國璽，而又有國寶，存度奉天大內者，亦數十計。同治時，重修玉牒成。先一日，由內閣恭請御璽，以備鈐用。滿學士某實司之，驗視無誤，即藏之庫中，且閉戶而下鍵焉。時滿大學士為寶文靖公鑒及靈某。靈時已回第，忽急趨入閣，召某而謂之曰：「所藏之寶，盍再視之。」某如命而往，庫門之封識宛然，及逐一啟驗，則皇帝親親之寶，已不翼而飛矣。某惶急覆命，寶聞之，亦不知所出，且欲即時奏聞請旨。靈止之，手百金之銀票與某曰：「置匣中，明日當有驗，第勿聲張。」及歸家，一夕目不交睫。未明入直，急啟匣審視，則玉寶在其中，而銀票渺然矣。

### 李某遇鐵算盤

江西李某以貿易往來蘇、杭，亦老於江湖者也。嘗自杭州歸，中途有少年求載，同舟者咸拒之。李見其衣服襤褸，躑躅江岸，心憐之，語同舟者曰：「孤客無歸，大可憐憫，何惜此一席之地乎！」乃招之登舟。至常山，將舍舟而陸，少年顧諸客曰：「萍水相逢，幸附驥尾，今將分手，頗思一盡微意，供諸君一飽，願聞所嗜。」諸客曰：「昨過某處，見市中饅頭頗佳，今思之，食指猶動。既承雅意，得此足矣，他不敢請。」時距其地已遠，諸客姑以此難之，且知其貧，必不能辦之。少年曰：「可。」乃還至其所臥處，蒙被而臥。眾呼之，曰：「毋擾清夢。」眾曰：「吾曹飢矣，饅頭安在？」曰：「諸君何汲汲若是，頃方起餽裹餡耳。」臥如故。久之，覺熱氣縷縷，自其被中出，眾異焉。或曰：「此渴睡漢鼻息耳。」俄少年起曰：「饅頭出籠矣。」發其衾，纍纍者皆是也。眾客飽啖，咸果其腹，異而叩其術，笑不言。食已，登陸，獨約李會於三里外。李至，少年已先在，出數紙為贈。視之，自玉山至李之鄉里止，一路舟車，悉為代僱，此則各牙行之票據也。李怪問之，少年曰：「不敢相欺，某乃江湖所譏鐵算盤者也。不必探囊胠篋，而能以術取人財。舟中諸客所齎，已各分其半矣。以君長者，故絲毫未取，且為君代僱舟車以報厚意。」李大驚，又甚感之，再三致謝。少年曰：「舟車之費，皆取之諸客，何謝焉！」李曰：「相距且數百里，何能咄嗟而辦？」少年曰：「我輩於千里外物，不難立致，況數百里，直咫尺耳。」又謂李曰：「江湖間如我輩者不少，君此後囊中宜置五穀少許，或官府印花，方不為術士所算也。」遂別李而去。李持票據示牙行，無不合契，沿途舟車悉應付如數。

### 襄河上下游多女賊

襄河上下游多女賊，行旅苦之。山陰某游幕陝省，以事南旋，溯襄而下，有同行船十餘艘，魚貫而進，守望相助。一夕，入鄂境，叢山峻嶺，四無人煙，以時晏不復前，遂泊於中流。每五六艘駢列，聯以巨纜，兩端距岸各數丈。夜闌，諸人以倦而睡，某以吸鴉片煙未寢，斗聞呀然一聲，出自鄰舟，亟起依窗而矚，但見月明水靜，一黑影向叢山飛去，霎時已失。舟人紛覓無獲，某亦手持水煙管過鄰舟問訊。鄰舟一武弁，鬚眉偉然，歎曰：「作客大不易，此間素號匪藪，雖萬山峻拔，上干雲霄，飛鳥不至，罔論人跡，而實為宵小之安樂窩。舟泊中流，余竊惴惴。三更後，萬籟俱寂，猶嘿然危坐，旋覺舟微震，知有異，乃以藏文憑之小箱置枕旁，薦刀假寐。賊先登君舟，見君未眠，乃過余舟。聞余鼾聲大作，啟門逕入，以手攫箱。余遽躍起，出其不意，揮刀擊之，賊噉然奪門遁。」譚次，某落紙煤於槽中，俛拾之，得一物，血模糊，燭之，玉質，一女子手也。諸舟恐復有賊來，不敢留，星夜啟旋南下。

### 竊銀角

廣州鑄錢局會計員，每日會計出入，往往少數十金，莫測其故。蓋凡工人入廠時，每人率攜有香蕉數枚，乘人不見時，輒嵌一二角之小銀錢於蕉中吞之，出廠則從大便取出。工人勞苦，必不能禁食香蕉，故竟無術以禁絕之。

### 匿小兒於箱以竊物

光緒時，有奇竊名於江湖間。嘗令數小兒懷種種鎖鑰及破衣敗絮藏皮箱中，使人舁以上汽船，一若旅行之輜重者，汽船中人自以之入箱艙矣。箱之底板有機樞，至中途，則撥機而板脫，小兒出，乃徧發他箱，取其珍物，而以己箱之物實其中。及船至埠，則小兒雜人叢中出矣。

### 竊箱籠及木器

杭州某宅，嘗以喜慶事演劇三日，至第四日，主僕皆倦，夜未闌，臥矣。賊十餘輩入其室，取箱籠及木器，乃張燈啟門，相與擔負諸物，雜沓而出，且佯相語曰：「吾輩辛苦數日，主人不諒我，欲我輩連夜還人物，豈非不情！」時更夫聞之，以為必某宅僕人也，因勸之曰：「汝輩受雇錢，作事乃義務，何可深怨！」則群叱之曰：「此何與汝事，乃須汝饒舌。」比明，主人見大失物，問更夫，始知賊故以是欺更夫也。

### 竊首飾

凡小銀飾肆門前之櫃，恆置一燈，肆夥即坐其旁，以事工作。一日，有狀似甚困憊者至其處，哀之曰：「吾患瘡，幸某善士與我一膏藥，云貼之立愈，欲借汝燈一用可乎？」店夥允之。即就燈將膏藥揭開，出不意，貼膏藥於店夥之口，便擄貴重首飾去。逮揭膏追賊，去已遠矣。

### 竊驢之狡

金陵聚寶門，即南門也，層壯壯麗，複洞宏深，又當四通八達之衝，行人如蟻，肩背相摩，妙手空空兒，遂於此肆其眩僂之技。一日，有鄉婦騎驢入城，其夫執鞭隨於後。行至半洞，忽以人多前後隔斷，可望不可即。半響，又有人載巨囊，散漫龐大，夾於婦之左右而行。良久人稀，婦忽自空中下墜，身猶在，腳猶在鐙，惟驢則不知何往矣。夫亟就而扶之起，詢其故，婦茫然。蓋此輩黨羽頗眾，見此驢可得重值，因密遣其黨，佯為擁擠，使騎者不能左右顧，乘間即斷驢之衝鞍與鑲膺，而以兩人托鞍於空中，又以錐刺驢尻，使負痛急走，既遠，即撒手而去。夫見婦墜，必急視其受傷與否，不及追賊，賊即於此時遠遁矣。

### 賊聞僧吟詩而退

揚州平山退居庵某僧耽吟詠，光緒乙未重九夕，方徜徉禪榻，挑燈構思，漸入深夜。有偷兒至，蓋謫其香積廚略有所蓄，故穴牆而入也。既入，見僧方苦吟入定，充耳不聞，乃至隔房而肆搜括。詎僧忽得句，起而吟曰：「風月雙清偷不得。」偷兒驟聞之，大驚，以為僧已覺之也，僅攫其輕便者，亟竄去。僧聞聲出視，則山門洞開，經鑪禪杖猶狼籍滿地也。

### 弄手

滬人呼翦綹賊曰弄手，猶言扒手也，亦曰癩三碼子。非專以翦綹為業也，可竊則竊，否則行乞。

### 垂髻女為弄手

上海之弄手，有以垂髻女為之者，以其尚未成年，人多忽而不察也。其人衣飾華潔，舉止大方，每擇嫁女之巨室，伺於門，見有女賓降輿，即尾之而進，升堂入室，主人輒誤以為女賓之偕來者也。周旋其間，乘間攘物，於是有搜竊新婦待御之珍品者矣，有被奪小兒隨身之飾器者矣。其從容者，或且隨眾筵宴，果腹而出，而主人、賀客皆不及覺察也。

### 上海飛口有神技

上海翦綹、扒弄之賊至多，然類分部別，名目至繁，聞其中有五等。一曰裏口，乃以小翦翦物者。一曰外口，乃以康熙大錢磨成刀式割物者。一曰竊口，乃以手掏摸者。一曰盜口，雖係偷竊，而帶有強橫性質，如長江幫中之扒兒手者。一曰飛口，則飛行絕跡，神妙不可思議，為最上乘矣。光緒壬寅、癸卯間，一客自直隸保定來，既至滬，即往謁探捕，請曰：「弟在北方，時運不濟，故作南游，冀託諸公福庇，在此小作勾當，旬以為期，即當他徙。」探捕詰之曰：「君欲得若干乎？」客曰：「不敢多求，三四千金耳。」聞者皆橋舌。蓋若輩向無大志，一人十日，多至數百金而止耳。群對以為數太鉅，恐不能如願。客訝然笑曰：「北方萬金猶不奇，上海為全國第一商埠，區區者何足介意！總之與諸君約，以十日為期。如得手，弟取四之三，以一奉贈。將來諸君北上，亦當稍盡地主之誼，以答盛情。」眾曰：「然則俟吾輩商之領袖，以定可否。」眾乃謁公共租界海寧路匯四捕房總捕頭。總捕頭曰：「此間向無大宗交易，客今放手為之，若肇禍者，諸君奈何？我奈何？客亦自將奈何？事後倒蝦籠。【賊到手復吐出者，謂之倒蝦籠。】又奈何？誠不如其已也。余斷不允。」眾曰：「請自往復之，可乎？」總捕頭曰：「可。」既見客，辭以不能。客曰：「允否，君之權力，某不敢強。既不見許，某休憩數日，即他往耳。」總捕頭曰：「能即日行乎？」客曰：「君欲某行，即以明日上道。」總捕頭曰：「甚善，願君以相片見惠。」客勃然曰：「惡，是何言！予既不有求於此，則相片即非君所能索，不可得。君必欲得者，毋寧得予之頭。」遂忿然作色而別。

明日午後四時三十分，總捕頭散步道左，方探手於懷，索時計，則時計及鍊並囊中一千數百圓之紙幣，不翼而飛矣。總捕頭震怒，乃召通班探捕，嚴諭之曰：「若輩辦公乃如此！外間竊案層見迭出，今且侵及我。姑以一日為限，明日此時必以原物見還，不則若輩悉罷斥，予將於本國或香港別選能者來。」眾退，惶急無計。有疑為客所為者，大索客，不可得。一再集議，以某與客略謫，迫其躡客蹤，謂之曰：「子覓得客原物來，客昔者所要約，悉如命，否則子先有所不利。」某曰：「客於城中亦有寄宿地，且姑覓之。」

至則客固未出也，某為致眾意。客笑曰：「今不能若是易矣。子往語諸君，任予留此三月，買賣無定數，十萬八萬，視予力所及。且尚有一要言，子其識之。大名鼎鼎之總捕頭，當以相片見贈，俾留為紀念。不然者，予謹俟於此，諸君其何能為！」某退而復命，往復商議，始以一月期、萬金額定議。議定，索原物，客又笑曰：「咄，此豈汝所能索者。取之誰，當還之誰耳。煩語總捕頭，明日可仍於原時原地，遊行如前狀，自有人致之，毋多言。」某不得已，諾而退，復命於總捕頭。

明日將屆時，總捕頭至其地，蓄意以伺之，乃久之而四時半矣，五時矣，猶寂然。時捕探亦有立於旁者，總捕頭曰：「彼乃敢戲予！」探捕中有一人言曰：「渠失言矣，當不失信，盍於身畔詳檢之。」總捕頭如言，則原物赫然在身，瞿然曰：「有是哉！彼之手腕靈敏神妙，一至於此耶？果若何而竊，若何而還，若輩試詢之。」

某乃往詢之客，則曰：「今不必言取，可問總捕頭以四時三十分時有一快馬車自東疾馳而來，幾撞其身，左側一人以手略推，始免，撞者為誰乎？」某以告總捕頭，總捕頭曰：「噫，吾知之矣。衣玄色小襖、灰色坎肩，目架墨晶眼鏡者，殆其人也。」

### 上海小工竊物

上海小工之竊物，最多者為各大汽船碼頭。汽船至，蜂擁而上，為客運行李，雖有碼頭巡丁、水上包探之保護，偶一不慎，即已遺失，此老於行旅者所皆知也。更有專運棧貨之小工，即俗名槓棒者，其盜物手段，尤極靈活，不論南北雜貨、藥材、食物、茶葉、米糧等類，若輩均能一一竊之。且滙山碼頭一帶，竟有專收碼頭賊贓之商店。所收者，藥材為多，雜貨、茶米等次之，洋貨、布疋則甚鮮，蓋以箱篋堅固，不易竊也。

### 竊蓋

上海馬路不能洩，洩必於巷，且有木柵或水泥所築之短垣以識之，亦未可隨意自由也。一日，有鄉人就而洩焉，置所攜之蓋於地。蓋即傘也。一偷兒見之，取蓋，夾於脅下而亦洩焉。鄉人洩畢覓蓋，偷兒曰：「汝自不謹耳。當識之，他日必如我之蓋不離身後而後可也。」

### 竊玉搬指

載澤出洋考察法政、海軍諸事歸，一日，與京尹晤於六國餐館。京尹言京師為四方奸宄所聚，其徒之變幻不測，有常人所百思不得者，往往近身之物，亦取之如攜，誠可怪詭。載笑曰：「此輩鼠竊狗偷，欺田舍郎，得衣食耳，能有異術耶？」京尹曰：「是不盡然。如吾所聞，某侍郎即嘗墮其術中。」載曰：「彼自疏忽，非宵人之智。」因翹指示京尹曰：「此御賜四喜搬指，吾用之數年矣，刻不去身，能取之者，則吾服之矣。」京尹唯唯。

越數日，德公使館開茶會，東邀我國大員，載亦往。座有虬髯碧眼兒，頰面碩身，被軍服，趨前握其手曰：「柏林一別，今已三年，君丰采乃勝前日，可喜可賀。」載瞠目，不知誰何，以其外人，即姑應之。其人數語後，匆匆他去。旋覺有異，視其手，搬指亡矣。問德使，則亦不識其人，謂但見其衣服華麗，疑為貴賓。載恥於前言，不告人，驅車而歸。甫及門，京尹亦至矣。問來意，出搬指曰：「頃方退朝，有人衣服形容如宮監者，以此物將至，云頃從公索觀者，囑為交還。物既見付，即轉身去，當時未及窮詰，頗疑。顧其人直入宮門，則又似無可疑者。」載良久，乃恍然，蓋當日無心一語，已有屬耳於垣者矣。獨不解此中人物，乃有洋人有宮監也。

### 江輪竊履之賊

宣統庚戌冬，程善之與數友附汽船赴皖，在舟中，數人列坐一榻，各脫履置榻旁，盤膝於榻而談。時天方寒，眾多著西式煖鞋，竊者涎之，乃欲以物寄榻畔。眾不許，乃去。須臾，聞船尾有人嗥呼云：「得一賊矣。」翹首望之，果見有人擒一賊，自船後來，左握其髮，右扼其腰，牽曳以行。賊力與支拄，逡巡過榻前。眾方注視，中有方某者，最機警，覺有異，即跣足起立，握賊衣，則榻下之履已盡入賊懷矣，一一搜出，幸無失。擒賊者怒益甚，吼曰：「賊已被獲，何敢爾耶！曳懸之前桅，看如何？」且詈，且蹴以足，乃引去。在榻前方苦掙，故行甚緩，數武外，忽疾如風。眾頗訝之，繼乃悟其本為一黨也，特以無因俯首拾履，故

出此計耳。

### 竊賊易裝以惑人

史某以事赴鄂，在汽船客艙，竟日無事，倦而少息。方徙倚間，有過其前者，著單呢袍，戴瓜皮帽，被服殊樸。見史方偃仰，乃俯視箱籠，趨趨而行，猶屢回顧，乃去。一炊許復至，則一布袍舊西式便帽，類僕從者。史不為意，偶見其一掉頭，則又向者面龐也。疑甚，乃佯閉目以寐。須臾，其人手一茶壺至前，呼曰：「先生飲茶否？」史不應，以為酣也，遽攬其身旁物。史猝躍起，挽其髮，按之仆地，將飽以老拳。其人無言，惟號呼乞命而已。須臾前艙一人奔至，噪曰：「失翡翠鼻煙壺矣。」見其人，大喜，曰：「必此人也。」搜其身不得。見地有茶壺，揭蓋視之，鼻煙壺在焉，怒曰：「此值數百金，鼠子乃敢盜之耶？」憤憤語史曰：「君請釋手，此人，僕當交船主重責之。」遂提曳以去。久之，無所聞。問水手，則固未白船主也，乃知其為一黨矣。

### 飛賊

有皖人某甲者，聽鼓歷下。一日，得其鄉人某乙函，借銀幣百圓，惡之，置不答。越日，又索百金，仍不理。夜分，乙飛躍入甲宅，以銛利之匕首刺牀頭，盡攜其黃白物以去。甲懼，鳴於官，捉乙，已失所在。事後十餘日，補用道丙亦皖人，復得乙函，索千金，并使送至某關帝廟橫匾中。屆期以百金往，守以警兵，而終夜無所聞，視金，亡已。丙怒警察之失職，限以期使捕賊，逾期則索償於警廳。警吏怒且急，明偵暗訪，城市騷然，終不濟，而警廳存款亦不翼而飛矣。凡皖人之在官者，莫不慄慄危懼焉。

### 焚悶香以行竊

有於深夜攜悶香入人家焚之，使其合室之人昏迷不醒，席捲財物，從容而行者。比覺，則杳如黃鶴矣。

### 鄰人穴牆以行竊

滬上家屋之有石庫門者，以幢【一樓一底曰一幢。有所謂半幢者，騎樓也。廂房亦有樓，則曰半幢。】計，不論為五幢、三幢、二幢、一幢，在一門之中者為一家，然左右之牆皆與他家合，非獨立也。馮蓋忱居克能海路之存厚里，一夕，出觀劇，盡室偕行，獨閻者留守。其左鄰之人穴廂樓而進，啟其篋，竊衣飾以去。閻者在樓下，微聞有聲，以為貓鼠也。觀劇者夜闌返，倦而寢。翌日晌午，閻者起，出門偶眺，見左鄰之門已扃，窺其隙，聞無人，忽有悟，告蓋忱，發篋視之，空矣。乃始悟昨夕之賊，非自外來，故雖警察林立，無人覺察也。